

律

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

二十卷
二五

優

C40

4514

112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英塘院庭府中咏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用純黑羊毛作敷具學處第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

芻用純黑羊毛自作敷具或復使人由其難得復是

貴價時諸苾芻為營造故多諸事業妨廢正修讀誦

作意數數從他婆羅門居士等乞黑羊毛時諸少欲

苾芻共生嫌賤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前乃至

為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用純黑羊毛作新敷具者泥薩祇波逸底

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純黑者有四種黑一性黑色二性青色三泥色四瓠色羊毛者非餘毛也新者有二種新謂新作新得此中意取新作作者謂自作使人作敷具者有二種謂貯蓐及衾成此中意取衾成得捨墮罪者捨悔等法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撩理羊毛時若於一片若於小團若於大聚或披或擘或以弓彈而作敷具作時惡作罪竟時得捨墮若得先已成者或舊用物或是舊物更新撩理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

纏

過分數作敷具學處第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制諸苾芻不得用純黑羊毛作新敷具時諸苾芻用四分黑毛隨著少許餘色雜毛作新敷具少欲苾芻便共譏嫌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答訶責廣如前說我今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新羊毛敷具應用二分純黑第三分白第四分麤若苾芻不用二分純黑第三分白第四分麤作新敷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義如上新有二種

數具有二種乃至此中意取衿成並如上說言純黑者有四種黑已如上說言白者謂脇傍脊上及項邊毛麤者謂頭足腹毛言二分等者出其數量且如欲作十斤毛褥五斤純黑二斤半白二斤半麤自餘增減准此應知黑中分兩貳成四分若異此者於後二中或減半兩或用純黑作時得惡作成便得捨墮若不爲已或得先成或黑者易得餘者難求兩數增減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作減六年數具學處第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敷具共相謂曰大德此褥太長卽便棄却更作餘者此褥太短此太小此太寬此總破碎不堪撩理並棄故造新彼由作褥事務繁重生過同前諸少欲者共生嫌賤具以上事而白世尊世尊集衆問答訶責廣說如前乃至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新敷具縱心不樂應六年持若減六年不捨故更作新者泥薩祇波逸底迦此是世尊初爲制其學處佛在曠野林住處是時嚴風勁急苾芻患寒知事諸人所有臥具皆六年持由制戒故不敢造新由忍寒故所有營作悉皆停

息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知事苾芻營作停息阿難陀白佛言由佛爲諸苾芻制其學處不滿六年不得更作新敷具時營作苾芻敷具久冷不堪寒苦爲此營功並皆停息佛告阿難凡諸知事營作苾芻畜其敷具雖未滿六年不免寒者彼苾芻應從僧伽乞六年内更作敷具應如是乞如常集僧已其知事苾芻往至衆中禮僧足已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於六年中不應更作敷具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內欲從僧伽乞作新敷具

願大德僧伽與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內更作新敷具是能愍者願慈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若其僧伽體知彼人是可信者卽與其法或令持舊敷具來至僧中若太長者卽應截却若太短者以毛添之太寬太狹准事撩理若有破處應將毛補若皆破碎不堪修補者僧伽應與其法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廣如百一羯磨中說若知事苾芻僧伽與法於六年内隨意當作勿致疑惑爾時世尊讚歎持戒恭敬戒者隨順說法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敷具縱心不樂應六年持若減六年不捨故更作新者除得衆法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新者有二種廣說如前乃至此取衿成雖情不樂應六年持者要須滿六年持若年不滿或捨不捨更作新者得捨墮罪捨悔等法事並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此年中作新敷具卽於此歲更復造餘造第二時得惡作罪成犯捨墮初造者無犯雖非同年於第二歲更作餘褥如是三四乃至五年更造新者得罪同前其最初褥無犯若苾芻先有敷具卽於此年更造餘者當年若了得捨墮罪

若當年不了乃至五年方始了者得捨墮罪若苾芻於此年中造新敷具未了更復造餘若俱了時云我持前捨棄於後或可持後捨棄於前後犯捨墮先造者無犯若初作未了於第二年乃至三四五年若俱了時云我持前我當捨後廣如上說若苾芻已造一褥卽於此年更造一褥未了便休於第二年復更造一亦未了休第三第四第五年亦如是其未了者得五惡作罪初作者無犯若苾芻已造一褥卽於其年更不造褥乃至第五年亦不作褥然至六年方更造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作新數具不爲壞色學處第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得無上
智已於其四方有大名稱皆聞中國有佛出世時北
方商人聞佛出世若有人能興供養者得大果報得
大利益名稱遠聞資財巨富聞斯事已作如是念我
今宜應持諸貨物往室羅伐城一得求利潤二得禮
覲世尊作是念已便與五百商人將北方貨物往趣
中國時諸商人至室羅伐安貨物已即便往詣給孤
獨長者所作如是言長者當知我等今欲禮覲世尊
長者答曰善哉善哉能生妙意如來應正徧知是應

禮敬實難會遇時乃一現如烏曇跋羅華作是語已
長者即便將彼五百商人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
面坐爾時世尊即爲長者及五百商人宣說法要示
教利喜令信樂已默然而住時諸商人聞法歡喜禮
佛而退即便往詣耆宿苾芻而申禮敬復欲徧觀房
舍及大眾苾芻時給孤獨長者將諸商人周徧觀看
時彼商人見諸苾芻於牀褥上尼師但那中間穿破
問長者曰何意諸大耆宿苾芻尼師但那中間穿破
長者報曰諸尊宿苾芻夜多端坐乃至天明由此因
緣並多穿壞時諸商客極生敬重便將五百妙氎奉

施衆僧時諸苾芻旣得氎已作新尼師但那所有故者近一舊房安在露地總爲一聚爾時有一長者請佛及僧就家設供時諸苾芻時至皆去唯佛世尊獨留在寺令人取食然佛世尊有五因緣不赴請處云何爲五一爲宴默而居二爲諸天說法三爲觀察病者四爲看諸臥具五爲苾芻制其學處此中世尊意欲看其臥具并欲爲諸苾芻制其學處不赴請家爾時世尊苾芻出後未久之頃便持戶鑰隨處經行周徧觀察詣一舊房見諸苾芻以故尼師但那聚之一處糞掃和雜狼籍在地世尊見已作如是念諸有施

主深心信敬如已血肉割以相供修諸福業然諸苾芻捨故敷具非量受用無愛護心隨處棄擲爾時世尊取故敷具翻轉抖擻安在架上便於房外洗手濯足房中端坐時取食苾芻持食來至徃世尊所世尊法爾共取食苾芻歡喜言問諸苾芻衆飲食好不得飽滿不取食苾芻白言世尊大衆皆得飲食飽滿世尊食已洗手濯足還入房中寂然而住世尊晡時從定起已徃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汝等去後未久之頃我持戶鑰隨處經行周徧觀察詣一舊房見諸苾芻故尼師但那聚之一處糞掃和雜狼籍在

地我時見已作如是念諸有施主深心淨信如已血肉割以相供修諸福業然汝苾芻於故敷具非量受用無愛護心隨處棄擲此非善事汝諸苾芻若於他信心施物稱量愛護順時知足而受用者斯曰善哉爾時世尊讚歎愛護順時知足受用信施已告諸苾芻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尼師但那應取故者堅處縱廣佛一張手帖新者上爲壞色故若苾芻作新尼師但那不以故者帖新者上爲壞色故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義如上新有二種一謂新作二謂新得此中意

取新作尼師但那者謂是敷具作者謂自作或使他言故尼師但那一邊者謂於舊尼師但那割取一邊堅好之處佛一張手者謂大師也其一張手當中人一時半帖新者上者謂刺在新者上爲壞色故者爲欲令其得堅牢故若不帖者得泥薩祇波逸底迦其捨悔法式並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故尼師但那如佛一張手帖著之時若減一指半指者亦得泥薩祇波逸底迦無犯者若以故者徧覆新者或總破碎不堪補帖新尼師但那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自擔負羊毛學處第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共相議曰難陀鄔波難陀彼諸黑鉢者以獼猴脂用塗其足凡欲去時得將行利養遠行初至復得供給多人愛敬衆所識知然而我等喻若井蛙曾不遊行欲何所獲我等亦可四出遊行餘伴問曰當何所之鄔波難陀曰我今暫出求覓商旅復作是念我等衆徒若俱去者我之所有門徒眷屬施食之家悉被諸餘黑鉢侵奪宜留一人餘隨意去復共籌議誰當住此大德鄔陀夷令其看守所得之利廻還共分鄔陀夷答

曰我住於此自餘五人出求商旅見有多人向泥波羅國苾芻問曰仁等何之答言我等欲向泥波羅國苾芻曰我等亦欲隨行商客曰聖者泥波羅國地多磽确如駱駝脊仁等未必樂住於彼苾芻曰我且共去試觀彼土聖者若如是者可共隨行卽與商人隨路而去時彼苾芻旣至彼國皆無愛樂便於他日往至鄔中問諸商客君等何時欲歸本國商人曰豈復聖者情不樂耶苾芻曰我初來到卽於是日情無歡愛報言聖者我等貨物尚未交易不及言歸我有親知欲還中國當爲囑彼可共同行苾芻答言斯誠善

事然泥波羅國有兩種賤貨謂羊毛雄黃時諸商客多買羊毛車載而去諸苾芻衆亦與同行然六衆苾芻性畏塵全或在前去或在後行時六衆苾芻徐行在後於商旅內有一毛車忽然軸折時諸商人共相議曰我等今時若撩理軸者其聲遠聞必有賊至先當殺我後將財物我等宜應持其精貨棄載而行作是議時六衆便至問言仁等何意懷憂不進而住報言聖者我車軸折具以前事而並告知六衆問曰豈可棄羊毛邪報言棄去六衆報曰若其君等見容許者我爲作帽或作鞞或作立播我當隨力盡持少

多商人報曰隨意皆取於我無用時難陀鄔波難陀共相議曰今者豐饒糞掃之物時彼五人所有衣鉢令一人負其餘四人接草爲索束爲四擔隨路持行時諸商人見而報曰聖者我欲雇人來取其毛今時聖者並悉將至我欲酬價還取其毛苾芻報曰汝無識物我等豈是客作人耶汝若如是我當棄却商人報曰我等戲言幸無見責可持而去時商旅內有外道同行調六衆曰此之重擔何處當解得幾利潤六衆聞已忿而報曰破汝腹內蹋汝頭上我擔方解兼收其利彼便緘口默而無對六衆議曰我等若在商

侶中行多招譏調我等應可在前而去至一聚落處多賊盜彼之村隅令人遠望遙見六衆擔來普相告曰仁等當知有象軍至諸人見已咸皆驚怖棄其家宅走入林中留諸強壯防守村邑共相告曰彼非象軍是駱駝也又曰彼非駱駝應是牛馱又云彼非牛馱是人擔物既近村已知是苾芻告言聖者奇特大擔有異常人能使村坊並皆走散六衆報曰汝無識者見有擔來怖云是賊賊若知者當來劫掠汝鎮驚走所有家業並悉持將彼聞默爾于時六衆見是事已便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我等若隨路行多招譏

調可於荒野望直而行即便棄道而去時稅關人隨處看守既見擔至而告之曰君等商人屢爲偷稅不輸稅直竊路而行六衆報曰無智者汝將我是偷稅商人問云仁等是何答云我是六衆苾芻彼即報云聖者隨去復相議曰我等若至逝多門者諸黑鉢類共調弄我宜取小門持擔而入既入小門有摩訶羅見而問曰汝客擔人何因破籬而入寺內報言老叟汝將我是客擔人耶問言仁等是何答云我是苾芻問云聖者是六衆耶報言我是即云善來善來大德時彼既入以諸毛擔總置寺中悉積如山見者稱異

問言具壽仁等能持如斯重擔豈不畏彼世俗譏嫌
卽便報曰我口豈唯噉食有調弄者三倍弄之時少
欲苾芻共生譏議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持是重擔所
應恥事更以爲能而起高慢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
白世尊世尊爾時集苾芻衆廣說如前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行路中得羊毛欲須應取若無人持得自
持至三踰繕那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是六衆若更有如是流類行路者謂在道
中得羊毛者謂是他物欲須者謂有所作應取者謂

隨意持取至三踰繕那者指其里數謂無別人過此
持去者犯捨墮捨墮之法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謂七極微成一微塵此七成金塵此七成水塵
此七成兔毛塵此七成羊毛塵此七成牛毛塵此七
成隙遊塵此七成蟻此七成蝨此七成穢麥此七成
一指二十四指成一肘三肘半成一人四肘成一弓
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爲一踰繕那若有七
村一一村間有一拘盧舍持毛去時行至半路皆得
惡作罪若至村時皆得捨墮罪若從村處往曠野時
半半拘盧舍得惡作罪滿滿拘盧舍得捨墮罪若在

曠野處齊三踰繕那無犯過此犯捨墮若爲作帽及
作布羅或立播等密而持去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
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使非親尼治羊毛學處第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共相
告曰我今宜可分所持毛難陀問曰可爲幾分其大
德鄒陀夷留住於此亦與分不時鄒陀夷聞斯語已
便作是念我之徒侶多獲利養作何方便與彼分耶
問言仁等何所籌量其所得者各還自入仁得仁分
我得我分鄒波難陀聞斯語已作如是念世尊法主

今住於此諸來利養必是多得爲此鄒陀夷作如是
語我等昔來常是六衆豈可今日爲五衆耶應爲六
分平等與之難陀曰誰作分者闍陀報曰大德鄒陀
夷久息於此宜可令彼爲我分張衆皆稱善時鄒陀
夷總爲六分便將已物安自房中阿說迦曰大德鄒
陀夷此所得物將來共分鄒陀夷曰具壽從汝等去
來二十具齒亦不曾得若不信者大眾現在及同梵
行者何不問之補捺伐素曰豈知鄒陀夷欺弄我等
鄒陀夷曰若得多物不共分者斯爲欺弄我少具齒
尚不會得何成欺弄時彼五人聞已皆默時鄒陀夷

作是念今多得羊毛遣誰撩理若與作家彼是難信
無戒行故或容俱失若與十二衆尼彼亦難信爲人
細算將充比來餅果之直其達摩陀那苾芻尼善持
經藏所有眷屬亦復持經讀誦勤心修諸善品我與
毛者經歷多時不能事訖其瘦喬答彌善持律藏所
有門徒亦皆持律思量持犯商榷重輕我若付毛亦
不能得其大世主靜慮爲心所有門人皆修寂定稍
有容暇得請治毛作是念已時大世主來禮世尊鄢
陀夷見而問曰喬答彌如世尊說具禁戒者隨心所
念事皆得成由淨戒力獲果如是斯由善說何以得

知我適生念善哉大世主喬答彌若來大好今者得
來深遂我願問曰大德欲何所爲答曰我有少許羊
毛事須撩理能爲作不彼便答曰聖者我本故來禮
世尊足若見佛已當令二尼就房相見所撩理物付
與將來時鄢陀夷所有羊毛繫爲兩束安房門後時
喬答彌禮世尊已欲還尼寺便遣二尼就房取物白
言大德聖者喬答彌遣取羊毛報云於門扇後有兩
束毛可持將去彼卽入門欲持毛去以手牽挽尚不
能動彼二尼報言聖者毛中豈有磨石耶鄢陀夷曰
汝等少年豈可脊折時鄢陀夷以手小指擎一束著

一頭上復以一束著一腰間時彼二尼頭痛腰疼辛苦至寺旣至寺已棄之于地委臥在牀餘苾芻尼見而問曰汝等二人豈脊折耶將少羊毛現大疲苦報諸尼曰若壯於我試擎起看彼便欲舉竟不能動諸尼報曰此毛束內有磨石耶二尼息定便開毛束遂成大聚諸尼見已揚聲大笑時大世主聞其笑聲問曰汝諸具壽豈顛倒耶頭髮剃却腋下毛生至於今時不能寂靜何事諠笑諸尼報曰聖者大德鄔陀夷云少許羊毛尚致如是若言多者其欲如何大世主曰諸妹彼行惡行於佛教中常作毀壞如好河岸崩

今墮落然佛所說有二善人一謂不許其事二謂許已令與此旣許言事須周畢汝等若能共撩理者隨取多少事了送還其毛旣多卒難事畢時鄔陀夷作是念其大世主常樂寂靜勿使諸尼將充餅價思歎而住時有二尼撩理毛訖送與鄔陀夷報云聖者我送毛來欲著何處鄔陀夷曰汝等尚有餘心擬還我物便報尼曰大妹可著房中彼置房內捨之而去餘毛治訖亦皆送至其大世主爲撩理毛手皆赤色如涂緋師便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見其手赤問言喬答彌何因手赤如客涂師曰佛言大

德如佛所言應作不作翻作餘事今我爲之佛言大
世主所作何事時喬答彌具以其事而白世尊佛告
阿難陀曰諸苾芻使非親尼治羊毛耶阿難陀曰大
德諸苾芻令彼撩理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
問鄔陀夷曰汝實令非親尼撩理羊毛耶白言實爾
爾時世尊種種呵責鄔陀夷已廣說如上乃至我今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使非親苾芻尼浣涂擘羊毛者泥薩祇波
逸底迦

若苾芻者謂鄔陀夷使非親尼者親非親義如上說

羊毛者非餘毛也浣者乃至一入水涂者乃至一入
涂汁擘者乃至一片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如上說
此中犯相者苾芻於非親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令
浣羊毛或涂或擘並犯捨墮或浣涂不擘或浣擘不
涂或涂不浣擘亦犯捨墮若於親尼作非親想或復
生疑令作三事撩理羊毛並得惡作餘如上說若親
親想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
纏

捉金銀等學處第十八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時有聚落主居士名曰寶髻來

諸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曾於近日
在大衆中王及諸臣並皆集會有作是問仁等頗知
沙門釋子得受捉金銀不有人說言苾芻得捉復有
說言苾芻不合此二所說誰爲稱理誰不稱理誰是
法言誰非法言誰是謗佛誰爲不謗誰是勝人所恥
誰非勝人所恥世尊答曰居士若彼說言沙門釋子
得受捉金銀者斯不稱理斯非法言斯爲謗我是勝
人所恥異斯名善何以故居士然實苾芻不得受捉
金銀之物若有苾芻不受捉金銀者是沙門法是釋
迦子是純善法第二第三我如是說若受捉者斯非

沙門非釋迦子非純善法第二第三我如是說居士
言大德我意如是若苾芻不受捉金銀之物斯眞沙
門善釋迦子若受捉者非眞沙門非釋迦子世尊告
曰善哉善哉居士如汝意解是善分別時寶髻居士
聞佛說已歡喜信受禮佛而退爾時阿難陀住佛背
後爲佛扇涼居士纔去命阿難陀曰汝今宜去近此
所有諸苾芻衆悉皆令集常食堂中時阿難陀奉佛
教已悉皆喚集還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
言世尊我奉佛教近此苾芻悉皆喚集在食堂中惟
佛知時爾時世尊詣食堂中在大衆前就座而坐告

諸苾芻曰有聚落主名曰寶髻來至我所禮我足下
在一面坐作如是白廣說如上乃至辭我而退汝諸
苾芻彼聚落主於王衆中作師子吼決定而說沙門
釋子不合受捉金銀錢等我亦說言沙門釋子不應
受捉金銀錢等是故諸苾芻若爲修營房舍等事應
求草木車乘人功然不應求金銀錢等我不說言得
有方便令諸苾芻畜捉金等此是緣起尚未制戒佛
在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自手捉金銀錢或
教他捉造作房舍或置牀座上時外道見生嫌賤言
此沙門釋子自手執捉金銀錢等或教他捉廣說如

上諸餘俗人亦皆如是斯與我等有何別處云何令
他婆羅門居士等深生敬信持諸飲食惠此禿人時
諸苾芻聞是說已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
緣集苾芻衆廣說如前問六衆曰汝實自捉或教人
捉金銀錢等耶答言實爾世尊如上種種訶責已乃
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自手捉金銀錢等
若教他捉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六衆類
自手者謂以手捉金銀者謂金銀及貝齒錢者金等
錢教人亦爾皆犯捨墮捨悔之法廣說如上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若教他取時其事不同有十八種咸成

其犯謂告彼云

汝取此物 汝於此取 汝取此爾許

汝將此物 汝於此將 汝將此爾許

汝置此物 汝於此置 汝置此爾許

汝取彼物 汝於彼取 汝取彼爾許

汝將彼物 汝於彼將 汝將彼爾許

汝置彼物 汝於彼置 汝置彼爾許

言汝取此物者謂金銀等於可見處教他取得惡作
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此取者謂於諸袋及
鐵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取此爾

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此物
者謂金銀等物教他將來得罪同前言汝於此將者
謂於袋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此
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得罪同前言汝置此
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言汝於此置者
謂於箱器等中而安置之得罪同前置此爾許者謂
百千億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此九皆據可見之處
教他作也言汝取彼物者謂金銀等於不見處教他
取物得惡作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彼取者
謂於諸袋及鐵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

言汝取彼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物得罪同前
言汝將彼物者謂金銀等物教他將來得罪同前言
汝於彼將者謂於袋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
前言汝將彼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得罪同
前言汝置彼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言
汝於彼置者謂於箱器等中得罪同前汝置此爾許
者謂百千億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此九皆據不可
見處教他作也若苾芻自捉金銀錢貝齒者犯捨墮
若苾芻捉成未成金銀者犯捨墮苾芻捉文相成就
金銀錢貝齒者犯捨墮苾芻觸末尼寶薛瑠璃寶犯

捨墮苾芻捉方國共所用錢犯捨墮若捉非方國所
用錢得惡作罪若捉赤銅鑰石銅鐵鉛錫者無犯如
是世尊爲諸聲聞制學處已佛在逝多林于時占波
國有一長者在此城住深信純善以上妙物而行惠
施時彼長者爲佛及僧造立住處門戶窓牖欄楯交
飾殊妙莊嚴令人樂見爲生天路多諸僧衆在此安
居旣安居了隨事意訖白長者曰我等今欲向室羅
伐城禮大師足及諸耆宿尊老苾芻現闕衣服時當
見施長者報言聖者此處之人無上妙衣旣今聞商
旅將欲到來待來至時買以相惠苾芻言長者若無

好物與麤惡者長者答曰聖者我之立性常施好物云何於今以惡物與若不待者衣直之錢可持將去答言長者世尊制戒遮我捉錢長者報曰若如是者我寧不施不能以惡物惠人時諸苾芻竟無所獲捨之而去隨路而進至室羅伐城諸苾芻見而告之曰善來善來具壽豈非汝等於安居處多得衣服云何著此麤破衣服而至此耶彼便答曰無衣可得苾芻曰仁在何處而作安居答曰在占波國又問依誰而住答曰某甲長者諸苾芻曰聞彼長者好施上衣豈不施耶答曰祇緣此故我不得衣苾芻問曰有何所

以時彼苾芻具陳其事諸苾芻聞已曰佛佛作是念諸有敬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歡喜欲施苾芻衣價我諸弟子情欲得衣我應作法令諸苾芻得無廢闕告諸苾芻曰若有他施衣價欲須便受受已卽作彼人物心而持畜之然諸苾芻應可求覓執事之人苾芻不知欲覓何人佛言應求寺家人或鄔波索迦寺家人者謂是淨人鄔波索迦者謂受三歸五戒應問彼云汝能爲我作施主不若言能者卽作委寄此人心而畜其物應使人持不應自捉時有苾芻向他方處作如是念我今至此未有施主起追悔心以事曰

佛佛言縱令遠去但令彼人命存已來常是施主時
有苾芻未求得施主他施與物苾芻疑惑不敢受之
以事白佛佛言應受受已持物對一苾芻作如是語
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得此不淨物我當持此不淨
之物換取淨財如是三說隨情受用勿致疑心時有
施主於邊隅處造寺施僧時時有賊來相驚怖彼諸
苾芻空寺而去便有賊來取寺家物佛言若僧伽物
若宰覩波物所有金銀錢寶等應牢藏舉方可移去
佛言遣藏苾芻不知欲遣誰藏佛言若淨人若鄔波
索迦令其藏舉彼藏舉者便偷其物佛言有深信鄔

波索迦令其藏舉若無深信應使求寂求寂若無苾
芻自手應爲藏舉苾芻不知若爲藏舉佛言應可穿
坑不知使誰佛言應使淨人若鄔波索迦彼便偷物
應令信者此若無者應令求寂求寂若無應自穿掘
賊去之後應可如前而取其物還與僧伽佛言如我
爲難所開事者難去之後則不應行若當行者得惡
作罪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一

音釋

攏

莫江切白黑維色也

貯蓐

貯直呂切蓐而欲切蓐席也

衲

古案切

撩

力昭切理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亂擘廣陌切 毳徒協切 細細 抖擻抖當口切 振振舉貌 緘居豈切

也擘分擘也 毳毛布也 抖擻抖當口切 振振舉貌 緘居豈切

獼猴獼武移切 硤硤口交切 確確口交切 踖踖徒合切 緘居豈切

封也劫掠 劫掠劫居怯切 強取也隙 隙隙孔也 蟻蟻居豈切 緘居豈切

子穰古猛切 摧訖蠟切 粗粗 腋羊益切 左左 肘肘 緋緋

甫微切也浣 浣胡管切 緋緋

言吹非

言吹非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新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宋末建法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出納求利學處第十九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遠近皆聞中國有佛出現於世彼諸聲聞弟子有大神通作諸變化廣說如上若有人能於彼弟子作供養者得大果報饒益增廣是時北方有諸商客聞此聲譽自相謂曰諸君當知我等宜往中國興易一則多得利潤二乃供養三寶時諸商人遂即多賣北方貨物往趣中國漸至室羅伐於此城中有一露形外道善識

天文妙閑算記聞有商客從北方來作如是念我今
試往觀問商人或容於彼少有所獲卽取相書占察
前事觀知商主父母名字及所持貨得利多少便詣
商主所告言善來善來某甲商主汝父名某甲母名
某甲將如是貨來詣此方某日得爾許利商主聞已
作如是念我比曾聞世尊弟子大有神變騰煙澍雨
此卽其人商主旣生敬信便以北方朱色毛毯并北
方奇果盛滿器中手自持奉彼旣得已卽便被毳往
同徒處彼伴見已問曰汝於何處得此貴價上好物
來報言北方商客我往看之爲說父母名字彼心信

敬見惠於我同徒告曰仁者我等常被沙門釋子之
所輕憊每告我曰汝等曾不親近貴勝好人但惟狎
習慵力賤品旃荼羅類仁今宜可被此貴服往詣沙
門釋子之處刺彼心胷答曰如是時露形外道卽被
毛毯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陀於逝多林門經行遊適
遙見彼來便作是念外道被者是好貴物我若不能
得此物者不復更名鄔波難陀矣旣漸相近問言外
道汝今豈可新歸俗耶答言我不歸俗若如是者何
被此衣報言北方商客我爲說彼眷屬名字旣懷敬
重用此相施鄔波難陀曰此非善事此非善事豈容

年邁衰朽爲破戒耶宜應暫坐聊聽法要時彼外道
隨言卽坐時鄔波難陀以歡喜心爲其說法若鄔波
難陀爲他宣說捨施法時彼婆羅門諸居士等皆欲
割自身肉持以相施鄔波難陀因說法次而告之曰
外道汝之大師性愛羸弊敎汝門徒露形披髮多行
少住常臥于地若汝大師情所愛樂好衣食者當許
汝著價直千萬上妙之衣百味飲食隨意餐噉所住
房舍價當五千由彼狹情不見容許我之大師情懷
廣大許我弟子著萬價衣餐百味食所居房舍數直
五千若汝被此貴價好服行乞食者信敬之人作如

是念今此外道身行破戒至於飲食難以供身汝此
上衣宜應與我我有毛毯持以相換我當被著巡家
乞食若淨信人來問於我大德何處獲此上衣我當
答彼有露形人姓名某甲輟已相施彼便知汝是深
信人汝乞食時彼若見者當以酒糟盛滿銅器供養
於汝時彼露形聞是語已便生信喜作如是言大德
鄔波難陀若如是者可取此衣鄔波難陀卽呪願曰
無病長壽然汝徒黨貧苦是常聞汝施時還令相奪
彼言大德此之毛毯豈彼物耶是我自由幸無見慮
鄔波難陀曰若如是者我當爲受旣受得已卽便與

一麤鞭毛毯時彼外道被之而去至同梵行邊彼便問曰仁者何處更得此衣卽報彼曰他與我換問言是誰答大德鄔波難陀共我廻易彼聞皆怒報言仁者此之釋子常思殺我餘雖見欺不同六衆六人之內無越鄔波難陀仁若施與餘大德者我亦隨喜而鄔波難陀欲飲我血將衣施彼誰堪忍耶卽宜往索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同擯汝移汝坐處覆汝食器不相共語彼便怕怖往鄔波難陀所鄔波難陀旣遙見來卽作是念看此外道舉動形勢必當奪我上好毛毯便急入房閉戶而住外道旣至扣門相喚鄔波

難陀默然不對諸苾芻見問言外道汝何須見鄔波難陀報言將我毛毯故來相覓苾芻報曰汝若欲得舊毛毯者往世尊所求哀歸向時彼外道往詣佛所爾時世尊遙見外道來告諸苾芻曰汝等見彼外道來不白佛言見佛言彼爲毛毯故來若索得者善若不得者便歐熱血而致命終外道來至佛所作如是言大德鄔波難陀取我毛毯唯願世尊慈悲哀愍令彼還我若不還者我等同梵行者擯斥於我如前具說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自往告鄔波難陀願汝無病仍告之曰汝當還彼外道毛毯若不還者

此之外道當歐熱血而取命終時具壽阿難陀奉佛
敎已往鄔波難陀所時彼遙見作如是念看此外道
將佛侍者以爲使人必當見奪我之毛毯時具壽阿
難陀報鄔波難陀曰具壽世尊願汝無病鄔波難陀
聞是語已卽從座起報言我今敬禮無上世尊阿難
陀曰世尊有敎宜當見還外道毛毯若能還者斯曰
善哉若不還者此之外道當歐熱血而取命終鄔波
難陀曰敬奉佛敎豈敢有違若非佛敎遣我還者汝
令外道滿贍部洲數如竹葦甘蔗皆歐熱血一時命
終我鄔波難陀一毛不動具壽阿難陀可去我當還

彼便語外道曰汝之大師先行妄語欺誑世間彼命
終已墮在無間大地獄中在彼舌上有五百犂晝夜
耕墾汝今妄語更倍於彼當有千犂常耕汝舌鄔波
難陀曰汝已著我毛毯汝物我曾不用外道答言我
亦不著時鄔波難陀取彼毛毯解其結處攝爲四疊
安左手中右手撥拍遂令其毯悉皆破碎報外道曰
汝舒兩手便以毛毯連頭總搭遂便倒地便蹴其脅
語言外道急去急去勿令糞穢汙我住處外道報言
大德我今命存得出去者更不敢入逝多園林此是
緣起然佛世尊尚未制戒爾時六衆苾芻種種出息

或取或與或生或質以成取成以未成取成以成取
未成以未成取未成言取者謂卽收取他方愛樂所
有貨物載運將去覓防守人立諸券契是名爲取言
與者謂與他物八日十日等而立契證是名爲與言
生者謂是生利與他少物多取穀麥或加五或一倍
二倍等貯畜升斗立其券契是名爲生言質者謂取
寶珠等同前立契求好保證與其財物是名爲質言
以成取成者謂以金銀等器取他成器言以未成取
成者謂以金鋌取他金器言以成取未成者謂以金
器取他金鋌言以未成取未成者謂以金鋌取他碎

金苾芻如是交易以求其利時諸外道見是事已皆
生嫌賤云何沙門釋子出物求利與俗何殊誰能與
彼衣食而相供給諸苾芻聞具以白佛佛言廣說如
上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種種出納求利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言苾芻者謂是六衆言種種者謂非一事出納求利
者謂作取與生貪而覓利潤得捨墮罪者作法廣說
如上此中犯相者若苾芻爲求利故收聚貨物作諸
方便驅馳車乘往詣他方立契保人持輸稅物乃至
未得利來但惡作罪若得利時便招捨墮若苾芻爲

求利故以諸財貨金銀等物出與他人共立契保乃至得罪如前廣說若苾芻爲求生利將諸財穀舉與他人升斗校量共立契證乃至得罪如前廣說若苾芻爲求利故納取珍寶真珠貝玉計時取利得不得利亦如上說若苾芻爲利故以已衣換他衣求換之時得惡作罪得犯捨墮又復世尊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重閣堂中於此城中栗姑毗等自所住宅皆高六重七重見諸苾芻所居界下卽便爲造高六七重嚴好房舍其舍經久多並噴壞施主見已咸作是念我等現存寺皆破壞命過之後其欲如何我等宜應施

無盡物令其營造便持施物到苾芻所報言聖者此是無盡施物爲擬修補當可受之諸苾芻報曰世尊制戒我不合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若爲僧伽有所營造受無盡物然苾芻毗訶羅應三重作若苾芻尼應兩重作時諸苾芻得無盡物置房庫中時施主來問言聖者何意毗訶羅仍不修補苾芻報言賢首爲無錢物主曰我豈不施無盡物耶報言賢首其無盡物我豈食之安僧庫中今皆現在施主報曰其無盡物不合如是我之家中豈無安處何不迴易求生利耶苾芻報曰佛遮我等不許求利時諸

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若爲僧伽應求利潤聞佛語已諸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爲佛法僧故施無盡物此三寶物亦應迴轉求利所得利物還於三寶而作供養時諸苾芻還將此物與彼施主索利之時多與諍競便作是語聖者豈我已物生鬪諍耶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不應共彼而作出息復共富貴者而爲出息索物之時恃官勢故不肯相還佛言不應共此而作交易復共貧人而爲出息索時無物佛言若與物時應可分明兩倍納質書其券契并立保證記其年月安上座名及授

事人字假令信心鄔波索迦受五學處亦應兩倍而納其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販賣學處第二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種種交易取與買賣時諸外道各起嫌賤此諸沙門釋子不生厭離而於今者爲交易事取與賣買此禿沙門與諸俗人有何異處誰復能於此禿人處沙門釋子以諸飲食而興供養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訶責六衆廣說如前乃至

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種種賣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種種者謂非一事取與賣買者取諸餘處物賤此處物貴卽從彼取來也與者謂此處賤餘處貴卽從此持去豐時買取儉時當賣尼薩祇者廣如前說此中犯者苾芻爲利故而作賣買買時惡作賣時捨墮若爲利故買不爲利賣買時惡作賣時無犯若不爲利買爲利故賣買時無犯賣時捨墮不爲利買不爲利賣二俱無犯若向餘方買物而去元不求利到處賣時雖復得利而無有犯又無

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三攝頌曰

二鉢二織師

奪衣并急施

阿蘭若雨衣

廻僧七日藥

得長鉢過十日分別學處第二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作如是念所有我等求利之處佛悉制戒遂令我等求覓無由所有利養因斯斷絕憂愁而住時有六十人出遊園觀欲爲譙會時鄔波難陀見而生念若於此輩不獲財物者我不更名鄔波難陀矣卽便取一好鉢

圓滿光淨堪受用者以袈盛之置於腋下詣讌會所對彼一人爲其說法令生深信彼旣信已問言聖者何意至此鄔波難陀曰賢首我爲鉢來報言我今無鉢若有買處買以相施時鄔波難陀便於腋下抽出其鉢而呈示之問曰如此之鉢價直幾多答曰直六十迦利沙波拏彼言我與六十迦利沙波拏仁當自買鄔波難陀報曰賢首願汝長命無病今此施物爲莊嚴心是心資助是定資糧得勝上果於人天中常爲法器如是六十人人別各乞六十迦利沙波拏便捨而去時彼諸人各讌會已詳集一處時有一人告

諸人曰君等隨喜我於向見聖者鄔波難陀釋種出家爲大法將善閑三藏無礙辯才我以六十迦利沙波拏用充鉢價時彼諸人聞此語已咸言我亦施彼六十迦利沙波拏便共議曰君等頗知若一苾芻可須幾鉢各云不知時有苾芻從此而過諸人問言聖者若一苾芻可須幾鉢答曰惟須一鉢時彼聞已共生嫌賤沙門釋子多貪利養此是緣起尚未制戒時六衆苾芻多得長鉢不自受用亦復不與諸餘苾芻少欲苾芻見已嫌賤云何苾芻多畜長鉢不自受用亦不與人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以此緣集苾芻衆

訶責六衆苾芻云何汝等多畜長鉢廣說如上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畜長鉢過十日不分別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六衆等過十日者謂過十夜長鉢者除手持鉢餘者名長畜者作屬已心若更畜者得捨墮罪捨之法式如上廣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得鉢於十日內應持應分別應捨應與他如是次第及以起如如初衣戒中廣說其事乃至捨之法式皆悉同前若小若白色或爲擬與欲受戒人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乞鉢學處第二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賣香童子有一好鉢圓滿光淨堪得受用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入城乞食巡至市中賣香童子見而告曰聖者我有好鉢堪得受用必若須者隨意持將苾芻報曰我現有鉢童子曰若餘苾芻有須鉢者幸可遣來答言可爾時彼苾芻乞得食已還逝多林食訖洗器告諸苾芻曰具壽某處鋪上有賣香人有一好鉢若須鉢者可往取之時鄔波難陀去斯不遠聞此語

聲便作是念我宜訶彼乞食苾芻更莫傳說勿令黑鉢之徒聞斯語已跳走而去便告乞食者曰具壽食信心食更無別言但肆貪心惟論衣鉢乞食之人作如是今世間多求常貪覓者鄔波難陀卽是一數此聞我語尚致譏訶若更有餘者年宿德聞我此言更重訶叱卽便默爾不復敢言時鄔波難陀告乞食者曰具壽汝親教師是我知識由此緣故我遂見訶勿懷悞恨彼便答曰大德我若更言願重訶責鄔波難陀曰具壽我尚未善審聽如何說云鉢與非鉢大德若未曉了何因見責雖然汝可更爲說彼童子住在

何處報言彼人住在某鋪有一好鉢極堪受用彼囑我云若有須鉢苾芻當遣來買鄔波難陀曰我聽此言猶未詳審作是語已卽著僧伽胝疾行而去詣彼市中時彼童子遙見急行作如是念我今觀彼豪俠苾芻威勢麤猛必來至此奪我鉢將卽便取鉢深置牀下時鄔波難陀遙見藏舉報言賢首何故藏鉢卽便展手自取其鉢而呪願曰願汝無病長壽廣說如前童子報曰聖者我興易人以利活命不以虛言而卽相與可酬價將去報曰汝今豈可賣仙人之器乎說伽陀曰

若人施瓦器 當獲於金鉢 此報定不虛

何故生憂苦

童子曰聖者縱出多言非價不可鄔波難陀曰汝今慳惜此鉢當來必墮大癭鬼中當惡語時有一長者來至其所口云敬禮大德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即便報曰賢首誰當須汝空禮拜耶長者答曰何曾聖者所出言教我不依隨告曰若如是者可買此鉢持以施我長者即便問童子曰此鉢直價幾多答言爾許長者曰所論價直我後當還是時童子即便以鉢授與長者長者取鉢奉施鄔波難陀鄔波難陀即受

其鉢呪願云願得長命無病乃至於人天中常爲法器廣說如上長者便去鄔波難陀報童子曰癡人汝言謂我鄔波難陀不能乞得少許鉢價汝今由此慳惜鉢故必當定墮大癭鬼中童子曰何須誇誕仁且得鉢我今獲價宜當疾去豈假多言時鄔波難陀便持此鉢入逝多林便以其鉢示諸苾芻告言具壽此鉢何如時有少年苾芻問鄔波難陀曰大德更有餘鉢不報言有若如是者現有一鉢合更求餘鄔波難陀曰我以脚蹋怨家項上更畜餘鉢少年問曰大德豈可有怨家乎鄔波難陀曰汝卽是我第一怨家由

汝不許我畜二鉢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
何苾芻現有一鉢而更求餘卽以此事具白世尊世
尊以此因緣集諸苾芻問鄔波難陀廣說如前種種
訶責已告諸苾芻從今已去苾芻若現有鉢更不應
求時有乞食苾芻其鉢有孔便持此鉢入城乞食有
人施麩卽以鉢袋盛之次得濕飯以鉢而受孔中漿
出便濕其麩復汗鉢囊有多蒼蠅徧皆附繞諸小男
女隨逐而行告言聖者曾修多眷屬業如大商主長
者貴人多諸徒衆之所圍繞蒼蠅眷屬亦復如是時
給孤獨長者見諸童子報言汝等何故調弄聖者童

子答曰我等豈敢輒爲調弄然此聖者昔日曾修多
眷屬業譬如商主長者貴人衆所圍繞隨從蒼蠅亦
復如是長者聞已告苾芻曰聖者於佛世尊端嚴教
中而爲出家何因作此羞恥之事苾芻報曰作何恥
辱然佛世尊制諸苾芻現有一鉢更不應求長者曰
聖者豈可唯畜如此穿壞鉢耶諸苾芻聞以事白佛
佛言諸苾芻若鉢有孔應可補治時諸苾芻便以五
種鎔濕之物謂黑糖黃蠟紫礦鉛錫著熱物時卽便
脫落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不應用此而綴於鉢
除此五種鎔濕之物應作五種乾綴苾芻不知何者

爲五佛言看孔大小應以釘釘或於孔內安鐵鏝打之或安鐵鏝四邊釘釘或作摩竭魚齒或安屑末苾芻不知用何屑末佛言有二種屑末謂鐵末石末鐵鉢瓦鉢如次應用苾芻以水研末安鉢孔中尋便墮落佛言應用油研安其孔內諸苾芻依教作已以猛火燒亦還墮落或火太微亦復還墮佛言應處中燒燒已澁鞭佛言應以物揩摩苾芻以水揩摩補物墮落佛言油拭方揩若鉢有細孔以沙糖和泥徧塗孔處准法燒之若鉢有罅應鑽作孔以錫綴之是名綴鉢法佛令苾芻五種綴鉢時有乞食苾芻失手墮鉢

便爲五片時彼苾芻多鑽爲孔以細繩連綴持將乞食佛言凡是鉢者當須淨洗彼便解綴洗繩淨已還復繫綴遂致終日廢修善品餘苾芻見告言具壽汝但以此解而復綴疎洗鉢器爲善品耶報言具壽如佛所制若鉢破者應爲五種乾綴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若鉢難得隨意修理若易得處應可棄之更覓好者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廣說如前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鉢減五綴堪得受用爲好故更求餘鉢得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彼苾芻應於衆中捨此鉢取

衆中最下鉢與彼苾芻報言此鉢還汝不應守持不應分別亦不施人應自審詳徐徐受用乃至破來應護持此是其法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減五綴者謂不滿五綴也堪受用者謂得守持爲好故更求餘鉢者爲欲貪好更求第二鉢好謂勝妙也得者謂求得入手泥薩祇者廣說如上彼苾芻者謂是犯人彼苾芻應於衆中捨此鉢者當於衆中應差一苾芻令行有犯鉢若無五德不應差若差不應令作云何爲五有愛患怖癡不知行與不行若具五德未差應差差已令

作云何爲五反上應知應如是差鳴犍椎集衆僧先問能不汝某甲能與僧伽行有犯鉢不彼答言能次

一苾芻作白羯磨如是應作

廣如百羯磨

佛言行有犯鉢苾芻所有行法我今說之其苾芻應在和合衆中作如是白大德我苾芻某甲當行有犯鉢諸具壽明日各各自持已鉢來至僧中旣至明日行鉢苾芻敷座鳴犍椎諸苾芻各持已鉢往至僧中時行鉢苾芻應持其鉢向上座前立讚歎其鉢上座此鉢清淨圓滿堪得受用若欲得者隨意應取若其上座取此鉢者行鉢之人應取上座舊鉢轉與第二

上座若不取者轉與第三第三取時上座更索初索不應與第二索亦不應與第三索應與上座得越法罪如法應悔如是乃至大眾行末最小者取此鉢時行末第三方索鉢者其法與上座相似乃至行了所得一鉢行鉢苾芻應持此鉢付彼苾芻作如是語苾芻此鉢不應守持不應分別亦不與人詳審徐徐如法而用乃至破壞此是其法如行鉢苾芻不依法行者得越法罪佛言得鉢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應畜二鉢袋好者應安長鉢不好者應安舊鉢若乞食時應將二鉢得乾飯者著長鉢中若得濕餅著舊鉢

中至住處已作曼荼羅安置二鉢應於舊鉢中食已應先洗長鉢次洗舊鉢如是乃至曬曝安置皆以長鉢爲先若內安龕及火熏時皆於好處先安長鉢若道行時舊鉢遣人持長鉢當自持無人爲擎者長鉢安在左肩舊鉢應安右畔自持而去若得鉢苾芻於此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此之治罰乃至盡形或至破來應好守護得泥薩祇者廣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鉢破堪爲一綴雖未安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者求時犯惡作得便捨墮若苾芻鉢破堪爲二綴雖未安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得罪同前

如是三綴四綴事亦如前苾芻鉢破堪爲一綴安一綴已現得受用更求餘鉢求時惡作得便捨墮如是乃至四綴得罪亦爾若鉢堪爲五綴隨綴不綴或堪用不堪用更求餘鉢者無犯若買得或施得此亦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自乞縷使非親族織師織作衣學處第二十三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作是念皆由給孤獨長者制諸學處更欲勸化餅果之直亦不能得我今宜可入大城中或容教化少有所得卽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於芳林處有五百女

人撚白氎線見已便念斯等女人皆由自業無問晝夜常執白犂辛苦勞動輸官課稅鄔波難陀卽便就彼總告之曰諸妹願汝皆得無病長壽時女默然竟無一對鄔波難陀告曰諸妹當有一法不久來至是衆多人所不愛樂咸不稱心名之爲死當爾之時汝雖欲語求說無由時有白色女人卽從座起以座授與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就座坐已女便禮拜當前而坐鄔波難陀告曰諸妹汝等頗曾修少善事不報言我未曾作告曰汝等不應不爲善業此一女人具於二種善根令得增長一能於我所生淨信心植端

正業令得增長二見我來便起設座禮拜恭敬於當
來世生貴族業令得增長若能施少許物者當獲
珍財受用豐足汝等諸妹何所作耶彼皆報曰我等
但知撚線而已何暇作餘耶波難陀曰汝等頗曾少
作當來道路糧不答言皆未曾作耶波難陀曰斯亦
不善彼便問言聖者何嗟歎耶報言諸妹汝於先世
不修福業被賊劫來今受辛苦雖得爲人更不修福
被賊劫去諸女問言若爾聖者我等今時欲作何業
能使遠作當來路糧耶波難陀曰諸妹汝等若能衆
議同心造一大甕奉釋種內棄俗出家三藏俱閑是

大法將辯才無滯衆共知者斯卽是汝預作來世道
路資糧諸女答曰聖者我等何處能得大甕復於何
處逢遇如是勝上福田耶波難陀曰汝豈不知我是
釋種棄俗出家三藏俱閑爲大法將辯才無滯衆所
識知汝言我何處能得大甕者汝豈不知

莫輕小施 以爲無福 水滴雖微 終盈大器

諸有智者 小福常修 於勝田中 能招大果

諸妹汝豈不能施一兩縷耶報言我能有云我施半
兩有云我施一分如是乃至盡五百人咸隨喜捨耶
波難陀告曰諸妹既有捨心縷須精細彼云聖者我

等皆是撚麤縷人不能精細然有一女能作細縷鄔波難陀曰試喚來看即便喚至鄔波難陀報曰少女汝試撚看彼即爲撚鄔波難陀曰此未能善更好撚看如是至三女人報曰聖者過此已往我所不堪鄔波難陀曰姊妹汝等咸應如斯細撚報曰除此少女我等不能鄔波難陀曰汝豈不能換其作業此爲撚細汝爲撚麤報言此女許者我等隨作鄔波難陀報少女曰汝樂福者可爲撚之彼便報曰聖者若撚細縷多時方辦幸勿疾催鄔波難陀見其許已咒願而去既經多日便來問縷諸女悉皆持縷相施鄔波難

陀既受得縷皆與咒願此之施物是莊嚴心是心資助勝定資糧當獲人天上妙衣服時鄔波難陀即持其縷還詣寺中告諸苾芻曰具壽試看此縷麤細如何彼皆報曰極妙細縷然不知大德頗誦好織師不鄔波難陀曰豈不仁等欺輕我耶我若向者不出家者一切伎巧無不精研何況織師而不識誦諸人報曰豈敢相輕恐不知處若須織師者於某坊中有健額織師并有巧婦善能織氎若得此縷必成好衣報言善哉具壽教處好匠者此即是仁爲我織氎鄔波難陀遂持其縷詣織師處素非親友而說頌曰

善人騰美譽

雖遠悉知聞

如大雪山王

人皆共瞻仰

愚者守癡惑

雖近不知聞

如闇射箭時

人皆不能見

汝今得大利益獲大名稱徧室羅伐城試爲看此縷線其狀何如彼看報曰大佳縷線我若織者當成好氎鄔波難陀曰賢首爲織織師報曰誰與我價鄔波難陀曰汝諸織師價常不足於未來世應作路粮時彼織師廻觀婦面婦便告曰仁豈不聞此之大德深相讚歎可宜施手爲織氎衣織師報曰聖者此縷極細多時方得幸勿相催卽爲呪願而去旣經多日方

重來看是時織師授與其氎時鄔波難陀受得氎已呪願而去還至寺中示諸苾芻曰諸具壽試看此氎其狀何如諸人報言大好白氎若其更得第二張者刺作兩重僧伽胝服省事而住修諸善品誠亦善哉鄔波難陀曰具壽仁等謂我無力能得第二張耶仁等試看我今如何教化其氎晨朝著衣持鉢便於別門入室羅伐城從他覓縷至健額織師所廣說如前以縷相示彼言好縷我若織者成好上氎若爾爲織答言價出何人報曰汝之織師不解修福於當來世貧窮未休應可更爲資粮之業報言聖者前爲織衣

敬他飲食比來還債猶未能了今更虛作事欲如何
鄔波難陀觀彼婦面夫言聖者假令婦欲我實不能
鄔波難陀怒而告曰汝健額織師我今指汝禿頂爲
誓若我不能使汝織者我不復名鄔波難陀矣時彼
織師瞋而告曰汝禿沙門我指爲誓我必不能與汝
織毼鄔波難陀即便瞋怒思量而去時憍薩羅勝光
大王有得意臣名曰賢善與鄔波難陀是舊知識遂
行詣彼旣至門所而問之曰賢善在不報言向市時
鄔波難陀即便就市覓之是時賢善在酤酒家鄔波
難陀至其門所遣信入喚爲報賢善鄔波難陀要欲

相見可暫出來使者報知賢善尋出即便合掌云我
敬禮大德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告言賢善無病長
壽我比謂汝常勤公事寧知閑隙得在酒家報言聖
者我因公事來至於此大德何緣至此相覓報言我
有少縷可爲織衣仁當獲福報言我當奉毼何勞織
耶鄔波難陀曰斯誠善事然我此縷是信心物豈虛
棄耶時彼即便命一使者報云汝去語當織人汝等
可爲大德鄔波難陀織好白毼鄔波難陀曰賢善此
亦無勞告當織者然於某坊有一健額織師并有巧
婦可令彼織是時賢善即令使者汝今宜往健額織

師所報言賢善令織此衣時彼使者持縷至彼告曰
大臣賢善遣將此縷可爲織衣織師見縷訖卽便憶
識報使者言我之番次先已織訖時彼使人持縷還
去至賢善所具說所由賢善報曰汝去語之今織此
衣後番相放使者便去以語報知織師答曰大臣賢
善於城中秉權有力我寧移去不住於此誰能越次
爲織作耶使者還去具以其語報賢善知賢善復更
報使者曰汝可還語當織之人令依番次爲織此氎
鄔波難陀聞已告曰餘人不能管健額者賢善還令
使者汝當更至健額之所報言爲織我還汝價使者

便往鄔波難陀亦卽隨出告使者曰愚癡人誰復令
汝承事王臣汝合多與杖木令擔柴立豈容爲片作
務頻遣賢善勞心汝豈不能至織師所作如是說賢
善遣汝織斯白氎若言我不能者以手縮髮拳打脊
梁若叫喚者卷其織具勿令執作若其婦女來唱喚
時急曳頭髮牽使出門而告之曰汝今違拒賢善教
令勝光大王必當罰汝五百金錢語言愚癡人汝若
能得織成此衣者彼多與汝辛苦之直何須還往空
置劬勞時彼使者還至織師所報曰賢善作如是語
汝當爲織我酬汝價織師答曰我今不能越次織此

毘衣使者以手撮髮拳打脊梁彼卽大叫便卷織機其婦唱喚遂捉其髮曳之而去報言汝等違拒大臣敎命勝光大王必當罰汝五百金錢婦聞是已便大驚怖告其夫曰我等繫獄誰當救濟必嬰枷鎖而取終亡我今宜可織此大毘織師卽便報使者曰勿將我去付彼法官我當與汝辛苦之直隨汝來心可留其線使者留縷而去是時織師報其婦曰賢首我今爲織令其失縷復不成衣婦便報曰看此形勢豪猛沙門若織惡衣豈肯相放卽便辛苦爲織毘衣旣織衣了鄔波難陀便就彼家索取其毘織師告曰大德

可不與我飲噉直耶報言窮人從我索酒何不飲毒及噉糟耶時彼織師便生嫌賤出毀罵言沙門釋子造作惡行非沙門法如何自乞縷線或因說法或假託王力令非親人織衣共相惱亂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以白佛爾時世尊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彼言實爾種種訶責廣說乃至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自乞縷線使非親織師織作衣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自乞縷者或一兩半兩等使非親者廣說如上縷師者謂客織人衣

終

利未記三十一卷三十三

三

修

有七種亦如上說若得衣者犯捨墮捨法如上此中
 犯相其事云何苾芻從非親乞縷使非親織皆得惡
 作得衣之時便犯捨墮苾芻從非親乞縷使親織衣
 乞時惡作得衣無罪苾芻從親乞縷使非親織乞時
 無犯得衣捨墮苾芻從親乞縷使親而織二俱無犯
 苾芻從非親乞縷自織其氎乞時惡作衣成亦惡作
 罪苾芻從親乞縷自織其氎乞時無犯衣成惡作若
 酬價織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
 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二

音釋

毯吐敢切狹胡夾切鞭魚孟切擯必刃切搬所錯切
 蹴七六切脅虛業切癭於野切麤八沼切礦古猛切鑄居
 合飲也跳他弔切癭於野切麤八沼切礦古猛切鑄居
 也綴聯衛切鏐與涉切拭賞職切璽亡運切銅玉
 縛物也曬曝曬所戒切曝步撚乃珍切訓筆列
 辨他達切隙苦戟切縮烏板切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錄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二計字九
 千二百六十九個該銀四兩一錢七分二厘
 宗頤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顓龍山識

音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勸織師學處第二十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夫婦二人俱作邪行與外私通事廣如前從非親居士乞衣具說緣起乃至彼婦告其夫曰聖子大德鄔波難陀頻於我等爲說法要我等於彼未表敬心衣食之中宜伸供養長者報曰賢首善哉應作婦曰我有細縷令某織師織作鉢吒言鉢吒者謂是大氎與袈裟量同總爲一幅此方既無但言衣氎前云衣者梵本皆曰鉢吒也此云縷條

持與大德鄔波難陀令其被服便將縷線與彼織師
告曰賢首汝以此縷織作鉢吒擬奉大德鄔波難陀
織師曰如是爲作時彼使女聞是說已作如是念我
以此言當告大德鄔波難陀令彼歡喜時鄔波難陀
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其舍見彼使女掃灑
門庭遙見鄔波難陀放筵而禮白言聖者我有喜言
敢欲相告報言欲道何事女曰宅主夫婦欲以鉢吒
奉施大德鄔波難陀曰世間貪求我當一數此之使
女亦復諳知卽告女曰汝今弄我報曰豈敢相弄鄔
波難陀曰若其實者家長曠時當爲求懣若其虛者

多與汝杖還令依舊衣食不充女復報曰若大德不
信應往某處某織師家目自觀見卽便往彼到織師
舍告言賢首此之鉢吒欲爲誰織織師報曰此爲大
德鄔波難陀卽便告曰汝頗曾識鄔波難陀不報言
我不曾識報曰我是鄔波難陀賢首此之鉢吒本爲
我織宜可長伸復令寬廣彼便答曰聖者如其線少
何處求之報言長者自當相與我亦復當與汝勞直
卽便捨去更於後日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至勝鬘
夫人所住之宅便爲敷座令其安坐夫人禮足在一
面坐爲聽法故時鄔波難陀卽爲說法旣聞法已白

言聖者今日頗有受請食處爲巡門乞耶鄔波難陀
報言巡乞勝鬘夫人便作是念誰有施食能過於我
卽便取鉢以好美團盛滿授與彼受得已願言無病
出門而去卽便往到織師之家報言賢首汝當展手
旣見展已持一美團授與令食彼旣食已問言氣味
何似答言聖者此歡喜團極成美妙問言汝曾得此
美好食耶答言實未曾食報言可展衣裾彼卽展裾
以鉢美團悉皆傾與報言賢首爲我好織我更時時
知汝辛苦於廣長中更可增益報言縷線誰當見添
鄔波難陀曰施主邊索後時線盡往施主家于時夫

在婦無報言長者我今縷盡當爲添之長者卽便以
縷相與復還縷盡更就家索于時婦在夫無報言大
家我今縷盡更爲添之其婦卽便以縷相與復還縷
盡更就家索于時正屬夫婦皆在報言長者爲織鉢
吒其縷復盡可更相添婦曰所織鉢吒豈更增大夫
問婦曰我曾添縷汝亦添之報言我添長者曰豈可
鉢吒倍更增廣織師報曰豈是新增初張機日大德
親來於廣長中令我增益我便用語而更增廣婦便
念曰吾今試往看彼鉢吒其狀何如卽便持縷至織
師宅見其鉢吒極甚廣大堅密嚴好卽便努目含淚

告曰我此上氎不與苾芻我當爲彼更織餘氎語已
便去時鄔波難陀時時來問咄男子衣欲了未織師
報曰我雖欲了仁今未了鄔波難陀曰汝言何義報
言彼長者婦觀見鉢吒努目含瞋作如是語我此上
氎不與苾芻我當爲彼更織餘氎鄔波難陀告曰男
子知我於汝有恩情不報曰極知所遺美團食猶未
盡報言男子見我在彼長者宅內汝當持氎至彼相
還織師曰聖者宜去待我片時撩理餘纒送至彼家
鄔波難陀卽往其宅背門而坐時長者妻便來禮足
向門而坐時彼織師持鉢吒至其婦遙見舉手相遮

不令其進于時織師佯不相見低面而入便以鉢吒
置婦懷內告言此是鉢吒時鄔波難陀卽便覽取爲
其呪願廣說如前婦便報曰聖者待長者來自手持
施鄔波難陀曰我且爲洩長者若來以仙人服如法
相施婦便報曰聖者世尊有說白色爲勝報曰仙人
服勝我爲洩之卽便離座出門而去時彼織師從婦
索直報言男子汝今失我鉢吒更從索直卽宜疾去
其將衣者從彼覓錢是時織師卽便疾詣鄔波難陀
所報言聖者還我織價報言汝宜可向長者處求卽
便還來至長者處從索織價長者瞋怒同前發遣復

至鄔波難陀所從索衣直報言更去彼當還汝卽便復去報長者曰還我衣價彼便大怒而報之曰汝若休去我亦不言若更來者當以破瓦椀繫汝頸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衆聞是語已還至鄔波難陀所告言聖者彼長者婦期剋於我汝若停息我亦不言若更來者當以破瓦椀繫汝頸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衆唯願聖者愍我貧人當還織價鄔波難陀告曰男子若他爲我織衣服時令我還價者我今豈有三衣鉢耶汝苦索者可來共算汝所得我美團之類計直幾多且論麴價乃至酥油糖蜜香物之屬及至算了

過其織價報言男子汝處却負我錢因何從索織價久立日中因而放去時彼織師旣得脫已極生嫌賤作罵詈言沙門釋子不知厭足恩義與我更徵其價非眞沙門有何正法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世尊種種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爲苾芻使非親織師織作衣此苾芻先不受請便生異念詣彼織師所作如是言汝今知不此衣爲我織善哉織師應好織淨梳治善簡擇極堅打我當以少多鉢食或鉢食類或

復食直而相濟給若苾芻以如是物與織師求得衣者尼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及餘諸類親非親義及七種衣廣如上說先不受請者謂未曾告知便生異念者謂心欲求衣詣彼織師等者謂自述其意爲我織者明爲已身應好織者欲令衣長善應量故淨梳治者欲令衣廣及鮮白故善簡擇者謂除其結令精細故極堅打者欲令滑澤及密緻故我當以少多鉢食者謂與五種珂但尼食五種蒲膳尼食或以鉢食之類者謂以生穀等與之或復食直者謂與其價言苾

芻者謂鄔波難陀以如是物者謂是上事得衣者謂衣入手泥薩祇者並如上說此中犯事其相云何若苾芻爲求衣故從座而起整理衣服持二五食等至織師所而授與之勸令好織皆得惡作得衣之時卽犯捨墮親非親等並如上說

奪衣學處第二十五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常法如是若與他出家及受圓具若彼門徒共住之時未知師主行惡行者便與共住若其於後知其行跡卽便棄捨與善苾芻而爲同住惟除佛教每日三

時來詣師所恭敬禮拜時難陀苾芻有一共住弟子名曰達摩常懷慙恥追悔爲心於諸學處愛樂尊重彼未曾知難陀惡行與之共住旣知行跡卽便捨之與善苾芻而爲同住除三時禮于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苾芻世尊欲往憍薩羅人間遊行若諸具壽樂隨從者應撩理衣服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至苾芻所如教宣告時難陀苾芻聞是教已便告鄔波難陀曰世尊有教欲去遊行我等住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遊行若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眾圍繞多飲濁水設樹

下坐亦無由得我今寧可將一故識苾芻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是者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時鄔波難陀聞已作如是語阿遮利耶仁今捨棄金鉢求瓦盂耶仁之弟子名曰達摩常懷慙恥追悔爲念於諸學處愛樂奉持彼尚懷恥不來餘人豈來相逐然佛世尊說四攝事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若行此者彼或容來我等皆無誰肯同住是時達摩有僧伽胝稍多故破有人與毘更欲造新便作是念我今當去問鄔波馱耶欲造僧伽胝便持所得毘更往難陀所時有乞食苾芻見達摩去問曰具壽達摩欲之何

處彼便報言我有故僧伽胝今得此氎往問鄔波駄耶欲更新造乞食苾芻聞而告曰汝若更造新大衣者此之故物當與我來報言好是時達摩至難陀所自言鄔波駄耶我僧伽胝故今得此氎欲造新衣故來請白時鄔波駄耶報難陀曰阿遮梨耶今正是時難陀報曰具壽達摩我有僧伽胝今持與汝何用造新達摩報曰不須鄔波駄耶我但縫此而作大衣鄔波駄告曰達摩我昔別聞今特別見我比聞汝常懷慙恥追悔爲心於諸學處愛樂奉持我實不知汝違師教豈可汝師相勸爲惡是時達摩聞尊者責默

然無對難陀便以僧伽胝而授與之彼便受作如是語鄔波駄耶當受此氎難陀告曰具壽達摩我豈共汝換易衣耶此氎汝自受用達摩便念我今何用此癡物耶即便白師我今欲將此氎施與僧伽曾有乞食苾芻從覓故僧伽胝今欲與彼師曰隨意卽以氎施僧僧伽胝與乞食者達摩便於他日著僧伽胝禮親教師足是時難陀報達摩曰具壽阿難陀傳世尊教今者欲向人間遊行能隨從者可撩理衣服我等若住於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遊行者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眾圍遶多

飲濁水設樹下坐亦無由得我等宜應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是者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達摩報曰鄔波馱耶若從佛行有十八種利然鄔波馱耶將爲過患我今情樂從佛世尊難陀報曰具壽汝隨我去達摩報曰鄔波馱耶我不前行願隨佛後難陀瞋忿即便告曰愚癡物我豈爲福與汝大衣本意望汝隨我後去若不去者還我衣來我不與汝是時達摩卽自思念我寧無衣不能共此六惡行人相隨而去容生過惡卽還彼衣爾時世尊大衆圍遶廣如上說隨路而去諸佛常法將欲行時猶如象王全身

右顧勿令徒衆被服乖儀便見達摩著上下二衣欲人間遊履見已便告具壽阿難陀曰阿難陀豈安居後苾芻不得衣利耶阿難陀曰佛言大德苾芻得衣佛言若得衣者何意達摩苾芻但著上下二衣欲人間遊踐時具壽阿難陀具已因緣而白世尊世尊告曰豈有苾芻與他衣已而更奪耶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問難陀曰汝實奪衣答言實奪佛以種種訶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先與苾芻衣彼於後時惱瞋罵詈生嫌賤心若自奪若教他奪報言還我衣來不與汝若衣離

彼身而自受用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釋子難陀與苾芻者謂是達摩衣有七種如前廣說與衣者謂與其住門人或復餘類後時者謂於別日惱瞋罵詈生嫌賤心者謂身語心現瞋恚相自作使人奪取彼衣離身者謂總離身自受用者謂屬已也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三種相謂身語二俱身者若先與衣後懷瞋恨手自奪取或牽或挽然口不言乃至衣角未離身時得惡作罪離身之時便招捨墮是各身業語者謂出其言而奪彼衣不動身手結罪同前二

俱者謂以身語而奪其衣結罪同前言教他者若教苾芻奪彼衣時衣未離身二俱惡作若離身者俱得波逸底迦主有捨過若教尼奪罪亦同此下言三衆皆得惡作若諸俗人男女奪者得無量罪無犯者有二種一爲難事二爲順教言難事者若其二師見已門徒於恐怖等處或在非時河岸涉險恐其失落強奪取衣此皆無過言順教者若其二師見已門徒與惡知識而爲狎習或同路去奪取其衣勿令造惡是名順教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急難施衣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逝多林於聚落中有一長者信心賢善於阿蘭若中奉爲僧伽造一住處種種莊嚴悉皆具足有六十苾芻而住於此四事供養無不豐贍是時長者遇病身亡從此已後供養斷絕時諸苾芻詣其子所告言賢首汝父造寺供養六十苾芻衣食豐足汝今頗能作是事不予答之曰有能施百或有施千乃至一億或有自身而不能濟我今不能如父供養時諸苾芻聞是語已悉皆捨去于時有二年老苾芻是此村人出家離俗自行乞食住此寺中後於異時北方商旅既見其寺卽便俱入高聲讚歎周旋制底徧觀房宇皆見空虛便作是念應是苾芻宴默而住或可往詣晝日閑林更復細觀見二老者卽便告曰阿遮梨耶此寺苾芻今在何處卽以上事而具告知商主聞已告同旅曰我於長夜常有此念善哉我於何時得爲僧伽造一住處安置苾芻衣食供養此寺造訖現無施主我當補處供養衆僧卽便張一大氎以物置上告諸人曰君等若能見隨喜者幸可量力各出少多共求福事時諸商人各持惠施便獲多物于時商主告老苾芻曰阿遮梨耶此物擬供六十苾芻於此安居以充衣食直此是月八日

直此是十四十五日直此是供病醫藥直此是衣利
有好苾芻招携住此我至夏末當更重來一百苾芻
隨力供養作是語已禮拜而去一老苾芻報同伴曰
今多獲利誰當藏舉報言小者當舉其時小者卽爲
舉之誰復當往室羅伐城喚諸苾芻來住於此報言
小者小者答曰我已掌衣仁當自去時老苾芻卽便
往詣室羅伐城向逝多林六衆常法恒令一人住寺
門首時鄔波難陀在門首住遙見老苾芻來髮如荻
華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此老耆宿從何而來告言善
來善來大德彼告曰敬禮阿遮梨耶敬禮鄔波默耶

鄔波難陀卽生是念此是摩訶羅不辨尊卑卽問之
曰老叟從何處來答曰我從某處毗訶羅來告言老
叟爲是毗訶羅爲是毗伽多彼便問言何謂毗訶羅
何謂毗伽多答言衆事豐贍是毗訶羅所須闕乏是
毗伽多報言往昔毗伽多今日毗訶羅鄔波難陀曰
何意如是報曰北方商人來入寺中捨財供養須六
十人我今故來喚苾芻衆鄔波難陀聞斯語已卽作
是念今此老叟勿令入寺告曰汝欲於此誑誘苾芻
老叟知不勝光大王種種衣食供養苾芻及勝鬘夫
人行雨夫人并刹帝利給孤獨長者仙授古舊毗舍

佉母善生夫人更有衆多淨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
上座日日常爲呪願諸有苾芻未來至者情樂欲來
現在衆僧歡心樂住四事供養曾無闕乏世尊大師
親爲說法法食兩途皆無闕少若其大衆知汝欲來
該誘苾芻者必當與汝作驅擯羯磨然我兄弟現有
六人人各有十弟子爲愍汝故我等當行時老苾芻
報鄒波難陀曰聖者我欲暫往禮世尊足方還故居
鄒波難陀作是念若有諸餘黑鉢之類聞斯告時在
前而去卽便報曰老叟汝豈不聞佛說頌曰

諸法心爲首 心勝心速疾 由心清淨故

讚歎并身禮 當受勝妙樂 如影鎮隨形

時鄒波難陀說此語已卽捉其項按使低頭汝應口
道南謨佛陀南謨達摩南謨僧伽彼便告曰阿遮梨
耶我今渴乏應求水飲鄒波難陀報言老叟可於此
住我以汝瓶添水令滿於此飲之卽便取水令其飲
訖報言老叟卽宜可去更莫久留遠送登途勿令其
返六衆常法至日暮時同聚一處有善惡事皆相報
知時鄒波難陀便入寺內告六衆曰諸具壽我等何
時免此辛苦彼問曰大德頗有少多奇異消息報言
有某處聚落有毗訶羅北方商人來至其所情樂供

養六十苾芻衣食豐足無所闕少諸人聞已咸云我去我等於彼作安居不鄔波難陀曰不於彼處而作安居我等往彼於前夏中皆食噉已還來至此作後安居即將門徒隨路而去既至彼已舊住二人遙見來至報言善來善來諸具壽即便授與房舍臥具及諸小座安水器物于時六衆作如是議我等遠來有所求覓其所爲事宜共觀瞻卽語老苾芻曰現有利養可將出來時二苾芻稟性質直所有利物並將出現此是六十苾芻供安居物此供常食此是月八日十四十五日所費之直此是醫藥所須及供衣之利

是時六衆檢見利物自相謂曰此二老慳不肯施設精妙餐噉供養衆僧然此老叟已爲守護僧家資具頗成勞苦宜應放免驅役之事時二老人旣蒙放免極生歡悅六衆相謂我等應差能檢校者曰日之中能爲僧伽作十八種奇妙餅果供養僧者卽便差作知事之人彼受僧教日日常營上妙飲食未久之間財物罄盡時知事人於上座前白言大德僧家食直今並已盡惟餘一日上座告曰具壽若戒不具者可待節日我等戒行具足豈待日耶現有八日十四十五日擬供養者皆預噉之其受事人依教卽營悉皆

食訖復白衆曰餘一日食在上座報曰五取蘊身常
嬰病苦所有藥直亦可噉之現有衣資亦須分却各
自持去隨路而歸卽便相與分其衣直復白衆曰一
日粥在鄔波難陀告知事曰喚老叟來報曰汝本請
僧云三月內供養豐足未滿一月悉皆罄盡彼二答
曰豈可施主遣日月中作十八種奇妙餅果常餐好
食上座報曰老叟得食之時低頭餐噉今聞罄盡出
嫌賤言鄔波難陀告知事人曰此二老叟衆應與作
驅擯羯磨有餘復云汝二老人疾當求懺若更遲者
久事低頭項筋舒脫彼二卽便對衆求懺補捺伐蘇

告大衆曰諸具壽此二老人稟性愚直大衆慈悲可
共容恕大衆卽便布施歡喜鄔波難陀報老叟曰此
聚落人全無信敬我等於此乞食難求若更有餘卽
可擎出必其無者我等當行彼二答曰大德更無遺
子時六十人悉皆隨路往室羅伐城旣至彼已咸坐
後夏三月旣了彼舊商人還來至此同前入寺讚歎
禮拜巡房重見二老苾芻問言寺內苾芻今何所在
報言賢首此無苾芻商人曰豈不我云請六十苾芻
於此坐夏時二老人具以事告商主報曰仁於何處
請得苾芻報言六衆苾芻并其徒伴商主報曰仁往

大海取假瑠璃豈逝多林更無餘人仁等何因但請
六衆是時商主及諸商人各生嫌賤沙門釋子無有
恥媿破壞淨法我等初起信牙卽令摧折諸苾芻聞
以事白佛佛言夏中分物有此過生故諸苾芻不應
夏中分夏利物若夏中分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尚
未制戒卽於爾時於此城中苾芻尼大世主常修寂
定所有門徒亦皆宴寂法與苾芻尼常樂持經所有
門徒亦持經藏斯之二人同居一寺若大世主門徒
從定起已時法與尼告門徒曰諸妹世尊聽許諸苾
芻尼出家圓具皆是大世主勸請之力如世尊說若

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妹汝等亦應作無常觀是
時門徒隨教而作若法與門徒讀誦之時大世主告
門徒曰諸妹如來世尊於三大劫修諸苦行無量百
千六波羅蜜多悉皆圓滿證無上智斯等皆爲饒益
有情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妹汝等
亦應誦無常經是時門徒隨教而作時二苾芻尼及
諸門徒相將護故所修善品不能增進如華少水有
邬波索迦名毗舍佉於法與苾芻尼深生敬信彼於
苾芻尼所須資具皆隨意與時毗舍佉曾於一時至
法與尼所爲申禮敬旣至其所尼便告曰邬波索迦

多苾芻尼共在一處而作安居更相護惜所修善品不能增進如華少水汝頗能與苾芻尼衆別造寺不彼卽報言聖者我大有物而無其地地皆屬王我無由得法與報曰必其能者我爲白王望得其地毗舍佉曰若得地者當爲造寺時法與尼卽便往詣勝鬘夫人所是時夫人見法與來告言善來善來聖者可於此坐尼旣坐已便禮雙足告言聖者何意得來報言夫人我今欲爲諸苾芻尼造一住處然地皆屬王無處能作我爲地故欲白王知夫人報曰聖者當去我爲白王時法與尼呪願無病從座而去是時夫人

往詣王所白言大王王於今日獲得大利聖者法與苾芻尼來至王宅王言聖者何爲得來夫人報曰聖者意欲爲苾芻尼造一住處彼言大地皆屬於王爲求地故欲有啓白王便答曰必其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別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修造是時夫人得王教已令使往報聖者王今隨願王言必其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別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修造時法與尼聞是教已具報毗舍佉知時勝軍王有二將帥一名善劔二名善弓當爾之時善劔持兵出師他處是時彼

婦與外私通近彼家邊有空閑處法與求地遂便至此法與報曰此中造寺形勝可愛時毗舍佉卽於此地造寺興功未久之間寺便成立時苾芻尼遂與門徒於此居止時善劒軍旋師歸故彼之婦女隨意遊從時彼諸人尋逐得已將還至舍以杖打之悉皆號叫出大音聲諸尼皆來白法與曰聖者我避天雨返溺河中時法與尼聞是語已作如是念彼諸人等有善根不卽便觀察知有善根繫屬於誰皆在我所卽報門徒曰諸妹爲欲化度當忍受之時法與尼遂以瓦盆置於一處告門徒曰諸妹所有殘食皆當置此

時彼諸尼有殘餅食皆安於此時小男女來入寺中若是男者時法與尼以油置手令自摩頭以其殘餅而授與之若是女者時法與尼自持香油塗其頂上皆以殘餅與之令食時諸男女得餅果已悉將歸家其母見已皆問之曰汝於何處得此餅來答云聖者法與惠我令食諸母聞已皆作是念觀此憐愛便是聖者法與助我養兒由此事故便於尼處敬信倍深各生是念若我夫主更去征行我等皆當詣聖者所承事供養便於後時彼之夫主從軍而去時法與尼知彼諸女堪受化度便遣門徒灑掃庭宇以新牛糞

而塗拭之并安澡豆及以淨水嚴設香華并供養具
美音聲者差令讚佛時彼婦人夫主去已皆相呼命
來入寺中至法與所時尼見已報言善來姊妹彼皆
敬禮共相問訊授以澡豆灌以淨水令洗手已悉與
香華教其右旋供養制底歌詠讚歎既供養已時法
與尼於大眾前就座而坐時諸婦女皆致敬已當前
而坐爲聽法故時法與苾芻尼觀衆根機界性差別
隨其意樂而爲說法令彼諸女心得開悟卽於座上
以金剛智杵摧破十二種薩迦耶見山皆得預流果
廣說如前離三惡趣得涅槃道歸依三寶受五學處

不殺生乃至不飲酒成鄔波斯迦時諸婦女禮尼衆
已各並歸舍旣至舍已灑掃家庭以新牛糞淨塗拭
訖威儀庠序寂止而居後於異時夫主廻軍各在途
中而作是念我家中婦共何男子行非法耶時彼諸
婦聞壻歸還皆共出迎旣相見已報言善來善來聖
子辛苦卽各引還至其居宅時彼諸婦各與其夫香
油塗身湯水沐浴供以美食冠帶華纓時彼諸人各
作是念希有今日禮節威儀皆問婦曰何意今者供
給異常婦各白夫聖子知不我蒙聖者法與苾芻尼
爲說妙法能令我等於生死中雖復流轉極重煩惱

不復現行猶如往日時彼夫主各生是念聖者法與能調難調我之妻室於昔日來多造邪行我以種種杖楚苦言責罰然不能改由蒙聖者爲說法故便得調伏此則聖者惠我大恩我等宜應共白王知往至寺中禮拜聖者時法與尼觀彼根機堪受化度即便掃灑房宇廣說如前令彼諸人皆得見諦讚歎希有如前具說乃至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作如是語聖者我從今日乃至不以故心損蟻子命然而我等持刀自活今時斷殺其欲如何尼便報曰賢首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勿生害意諸人答曰我等奉行

彼諸軍士旣見諦已不飲酒不博奕不行邪行由斯家業受用豐饒所有象馬養餒如法亦皆肥盛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王邊隅逆命發兵往征所去軍師皆被他敗復令將去還遭沒落時國大臣進白王曰邊隅兵盛王師日羸王不親行彼難剋伐王聞是語即便宣令普告諸人於我國中持刀活命者悉皆隨我伐彼不臣王有二軍一名善劔二名善弓王旣出已令善劔先鋒善弓後殿王見前軍人馬肥盛王問大臣曰此是何軍大臣白言是王善劔軍前鋒而去時王廻顧見其後軍人馬羸瘦王問大臣曰此是何

軍大臣白言是王善弓軍以爲後殿王曰卿等豈可
給軍糧不平等與大臣白言均平給與王曰喚來彼
便喚至王親問曰汝軍得糧豈不均等白言大王得
料相似王曰何故前軍人馬肥盛汝之軍衆羸瘦如
是彼白王曰我等若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
不欲傷害所有兵器賣以充食我等軍兵亦皆肥盛
王聞此語問前軍曰汝等豈可執無鏃箭持無弦弓
手把木刀不欲傷害白言實爾王曰汝等豈欲將我
至彼令他殺耶即便白言豈可器械而能鬪戰終須
人力方破彼軍王聞忿怒告云若器械不能戰人能

戰者汝等宜去降破彼城作是語已王便廻駕時前
軍人詣法與尼處告言聖者王遣我等往伐彼城我
等今時欲作何計法與報曰賢首仁等但去至彼邊
城必當得勝然每於宿處誦三啓經既至邊隅圍彼
城郭卽於其夜通宵誦經稱天等各而爲呪願願以
此福資及梵天此世界主帝釋天王并四護世及十
八種大藥叉王般支迦藥叉大將執杖神王所有眷
屬難陀鄔波難陀大龍王等時彼軍人聞法與苾芻
尼所說事已卽便禮足歡喜而去每於住處誦三啓
經既至彼已徧圍城郭卽於是日通夜誦經時彼將

軍依法與尼所敎之法遂廣爲呪願如前具說并設
祭食供養天神當爾之時北方多聞天王須往衆多
藥叉集處聞諸軍衆說呪願聲便生是念誰稱我名
而爲呪願遂俯觀察見諸軍衆復作是念我此法弟
非處驅馳卽告般支迦藥叉將軍曰此之軍兵是我
法弟非處驅役汝等宜應降伏此城付彼軍衆藥叉
敬諾卽便去斯不遠化作軍衆象如大山馬形如象
車如樓閣人等藥叉時城內人遙見軍來生大恐怖
共相告曰國之與命何者爲先國破更求命斷難續
宜當保命豈顧城郭遂卽各捨兵器開大城門自繫

其頸求哀乞命時善劔軍見斯事已各起悲憐不加
殺害取其將師并諸封直皆大歡喜返旆而歸到其
王所曰言大王此是兵衆及封直之物王極欣慶告
軍人曰所將封直用賞勞勤俘虜諸人設盟還放時
善劔軍人便作是念我等出師安隱歸故斯等皆是
聖者法與威神之力遂相謂曰由聖者力使我得勝
今持此封直供養聖者卽便持物往至其所報言聖
者我等保命戰勝言歸國王歡喜賞賜豐贍今持至
此略表丹心唯願慈悲爲受斯物法與報曰賢首若
於三寶不興供養雖生天上而受貧苦汝等宜應於

佛法僧而興供養當令汝等於長夜中常受安樂時
彼諸人蒙斯教已皆往逝多林請佛及僧於三月夏
安居內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於日中每於食前供
養三寶於食後時聽聞妙法初夜後夜繫念思惟後
於異時復有邊隅不臣王命時王遂勅善弓軍曰汝
等可去伐彼邊隅時善弓軍曰大王曰我兵羸弱彼
軍強盛可令彼去我更後番王命善劍軍曰汝等可
去伐彼邊隅彼軍曰王我番已了未合軍行王曰且
應此番後當免汝時彼軍人承王教已共相議曰前
伏彼城是藥叉衆威神之力我今更去定死無疑然

而我等於三月內請佛及僧隨有所須悉皆供給我
等宜可奉彼夏衣從軍而去卽持衣物往逝多林于
時世尊宴默而坐諸人持物諸苾芻所白言聖者我
等被使往伐邊隅於彼戰亡難期再入此是夏中施
物幸爲受之時諸苾芻報言賢首大師世尊已制學
處不許我等夏內分衣我不敢受報言聖者幸當受
取置在一處待夏了日衆共分之諸人以衣置一房
中便捨而去時彼諸人持先器械帥旅而出時給孤
獨長者見而問曰君等何之報言長者欲往征行長
者報曰豈非君等先已征還答言行了若爾何故復

更征行報言王遣我等且應此番後當相免長者報
曰且住於此我爲白王是時長者便詣王所白王曰
王今何意使善劔軍王曰某城叛逆令往討之長者
曰彼當番未王言已去長者曰若如是者何故頻行
王曰後番放免長者曰王今知不執無鏃箭持無弦
弓手把木刀能降他不然彼軍人皆是佛子乃至蛄
蟻不故斷命前去征討乃是藥又天衆爲伏彼城今
者重行恐將沒落豈非大王傷害佛子是時大王知
是佛子告大臣曰當宣我教告毗盧宅家使知從今
已去有征行處更勿差遣善劔軍人時諸苾芻夏安

居了往諸人所報曰賢首我隨意事訖有衣與我彼
便報曰聖者我先與之彼處應取時諸苾芻開房取
物但見螻蛄土封積成大聚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應差藏衣苾芻若苾芻五法不具者此不應差差
不應作云何爲五謂有愛悲怖癡藏與未藏不能曉
了五法具者此卽應差差應令作云何爲五謂無愛
悲怖癡藏與未藏善能曉了如是應差先當勸喻一
苾芻曰汝某甲能與僧伽於夏三月中藏護衣不若
言能者應敷座席次鳴犍椎以言曰訖僧伽盡集令
一苾芻作白羯磨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敬戒者

少欲知足行杜多行威儀嚴肅知量而受隨順苾芻所行之法爲宣說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前三月夏安居十日未至八月半未滿有急施衣苾芻須者應受乃至施衣時應畜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佛法中人十日至八月半者謂去隨意時有十日在前三月夏安居者非後安居也有急施衣者有其五種云何爲五或爲自病故施或爲他病者故施或將死時施或爲死亡故施或將行時施苾

芻須者謂心樂欲衣者謂七中隨一應受者謂受屬已隨意分之乃至施衣時應畜者謂舉藏也何謂施衣時謂不張羯恥那衣一月若張羯恥那衣五月是謂爲時過此非時若過此時不作分別而畜衣者犯捨墮捨之法式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若於夏內分夏利養或過時而畜皆得捨墮若於十

日中得五種急施衣分之無犯若在夏中或時施主欲得自手而行施者取亦無犯若其差得藏衣苾芻或可施主作如是語我行還自手當施雖過時分畜亦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音釋

諳烏舍切 繼求位切 荻徒歷切 俘芳符切 叛薄

切悉也 蟻蟻落侯切 蟻魚紀切

嘉興府楞嚴寺經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計字九
千七百九十四箇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阿蘭若六夜學處第二十七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去斯不
遠有一聚落彼有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彼有淨
信心意樂賢善彼爲僧伽造一住處其狀高大有妙
石門周市欄楯悉皆嚴飾生天梯墜見者歡喜於此
住處請六十苾芻夏安居已隨意而去時彼施主見
寺空虛令人守護勿使賊徒盜牀蓐等是時復有六
十苾芻人間遊行屆斯聚落求覓停處時有一人報

苾芻曰聖者何不住寺耶答言賢首何有寺耶答言
村外林中有好住處苾芻便往見守護人彼遙見已
告言善來善來即便以次給與房舍并及牀蓐倚枕
坐牀并三水拒告言聖者可先瀘水我今暫往曰長
者知至已告曰長者今仁福德倍更增長有六十客
苾芻來至寺所長者聞已即便驚喜報家人曰汝等
今可取酥蜜沙糖石榴石蜜蒲萄胡椒乾薑葦荑堪
作非時漿物持往寺中今客僧伽來至住處欲作非
時漿令其飽飲家人聞已咸將至寺時諸苾芻既瀘
水已各住威儀隨處而住是時長者便往寺中遙見

苾芻如蓮華叢充滿寺內倍益信心極加歸敬說伽
陀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處 僧伽居住者

令生愛樂心

作非時漿調和既了自手授與諸苾芻衆飽飲漿已
禮僧伽足自執香鑪引諸僧衆出繞制底還歸寺中
居上座前長跪而住上座爲彼而作呪願呪願已長
者白言明日中時惟願聖衆就我宅中哀受微供苾
芻許之禮足而去彼於明日辦諸美膳供養僧伽僧
伽食已各歸住處復於中後設非時漿既澡漱已爲

說妙法上座復與呪願是時長者手執香鑪於上座前白大衆曰聖者此之住處我不爲身亦不爲親屬然本意者但爲僧伽造斯住處願見哀愍於此夏安居諸苾芻告長者曰法王世尊今現在室羅伐城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甲苾芻證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末利夫人仙授世主毗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門等並悉敬信我等至彼若法若義皆同受用我等欲往長者白言受法義利惟仁所知衣食資身我願供給願少留心於此停住四事供養當無缺之上座告言諸具壽如世尊說若其施主有敬

信者應須悲愍增長信心我今欲於此住旣作留意卽便於此內外觀察遂見香華滿樹美果豐枝清沼茂林皆可愛樂上座告曰諸具壽今此住處華果豐盈若前安居果實未熟我等宜作後安居作是議已便後安居時彼長者惟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隨意事了猶未分散時有迦栗底迦賊共相議曰我等當作何業於一歲中不假劬勞豐足衣食有作是說我等宜應偷苾芻物餘賊報曰彼一日中過百門闍辛苦乞索僅得充

經 卷之三
驅彼何所有中有一賊諍委苾芻告諸人曰汝不知
彼大有財物所以然知此造寺長者信心淳善惟造
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
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
利養若不信者可共親觀諸人報曰若爾汝可先觀
我當後去報言我且先行卽便整理衣服緩步從容
口誦伽他旋行制底便入寺內于時門所有一莫訶
羅苾芻彼賊見已禮足而問聖者此是誰寺房宇莊
嚴令人愛樂願生天者是其梯陞苾芻報言賢首是
某甲長者之所興建問言聖者此是毗訶羅爲是毗

伽多苾芻問曰何謂毗訶羅何謂毗伽多報曰若資
具充滿是毗訶羅若所須缺乏是毗伽多苾芻報曰
賢首若如是者此是毗訶羅非毗伽多於此住處資
產豐足賊便報曰聖者若足食者不應餐土若足衣
者不著樹皮仁之衣服應有多少時莫訶羅稟性愚
直便攜賊手共進房中報言汝觀架上衣物重複問
言聖者此是仁物爲僧祇耶報言賢首是我私物問
言聖者仁是上座爲是法師報言賢首我非上座亦
非法師我是沙彌在僧之末報曰仁所有物我已知
之然於衆家有臥具不報言賢首我在最下尚七事

具足何況僧家問言聖者衆家厨內煮食之物爲用
瓦器爲銅釜耶苾芻卽便示其庫屋告言於此庫中
充滿銅器旣知此已賊便欲去報言聖者向來廢仁
善品妨我家業今且辭去後更諮參報言好去賊乃
禮足而行詣諸賊所告曰我於彼寺觀察財物如陸
地舟宜可偷竊中有一人告諸賊曰我曾聞說有六
十人善開弓矢於此出家不可造次輒爲偷竊若衆
集聽經方可入寺別人問曰不知何日衆聚聽經其
諳委僧人告諸賊曰八日已過月半當誦卽便屈指
數日而住至十四日上座自說波羅提木叉爲長淨

事已令誦經者昇師子座纔始發端誦伽陀曰

佛在給園中能斷諸纏惑諸根皆寂定

告衆如是言

于時賊徒扣門而喚苾芻問曰汝是何人報言聖者
我是善男子時諸苾芻便作是念或聚落人來此聽
法我爲開門其門旣開賊徒競入爭取財物苾芻告
曰汝向報言是善男子今來入寺便竊我財賊言聖
者我有二名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賊苾芻告曰作
汝名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卽便出寺苾芻議曰具
壽如世尊說凡穀乳者不應令盡今此長者若見遭

賊出物供寺復與我等定當傾竭宜往室羅伐城同
梵行處求覓衣服共相謂曰我等形露如何涉途一
人告曰晝入草叢夜當涉路不白長者於是便行漸
至室羅伐城彼諸苾芻初夜後夜警覺禪定思勤修
善品見露形者來其門前惴惶顧望彼諸苾芻遙問
之曰汝露形拔髮之輩因何至斯此僧伽住非汝往
處答言具壽我是苾芻非露形外道復問曰豈有如
是形相苾芻答曰被賊偷劫欲使何爲問曰汝名何
等答曰我名佛護法護僧護等彼便答曰善來善來
諸具壽卽爲開門彼便入寺或與三衣或有與裙或

與僧脚屨或與漉水羅或與腰條或與波但羅隨其
所有皆共周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芻
住阿蘭若處者於三衣中應留一衣置俗舍內如佛
所教蘭若苾芻於三衣中應留一衣置俗舍內時諸
苾芻如佛所教以衣置村由前制戒還往村中與衣
共宿時婆羅門居士告言聖者仁等何意於此宿耶
報言此有我衣彼便報曰我等豈可盜此衣耶若不
相信宜可持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彼宿
時諸苾芻明相未出往至村中見諸女人露形而臥
彼便問曰何故聖者未曉而來苾芻報曰此有我衣

彼便報曰我等豈可盜此衣耶若不相信宜可持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夜往時諸苾芻便至村外待明相出遂被賊盜虎狼師子之所驚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於寺中待明相出時諸苾芻有三寶事須出界外皆不敢去云我有衣寄俗舍內苾芻曰佛佛言阿蘭若苾芻應齊六夜得向餘處離衣而宿時六衆苾芻出界外遂經七宿諸苾芻告曰具壽佛聽出界離衣六夜仁等何因故經七宿答言具壽遣經六夜至第七夜豈飲酒噉蒜耶少欲苾芻聞此說已共生嫌賤作如是語佛聽六夜得離衣宿云何苾芻遂經七宿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乃至告諸苾芻廣說如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衆多苾芻在阿蘭若處住作後安居有驚怖畏難處苾芻欲於三衣中隨留一衣置村舍內若苾芻有緣須出阿蘭若界者得齊六夜離衣而宿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衆多苾芻者衆多謂三人已去苾芻謂是六衆在阿蘭若住處者去村五百弓有一拘盧舍名阿蘭若處四拘盧舍名一踰膳那從七極微至踰膳那有

十八種差別如前廣說住處者謂是寺也後安居者謂從六月十六日爲始有驚怖畏難處者驚謂恐有賊來怖謂虎豹狼等畏難謂蚊蛇蛇蠍風熱等事言苾芻欲於三衣中隨留一衣置村舍內者三衣謂是僧伽胝唄咀羅僧伽安咀婆娑村者謂有街衢巷陌可識置者安也若有緣須出界者謂有三寶事或別人事出界者謂離常住處所有分齊得六夜者謂得至六夜離衣而宿謂望村內所寄之衣若過謂至七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捨悔法式廣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三衣中欲留一衣置村舍內

從阿蘭若界離過六夜得捨墮罪若有八難隨一事來捨去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預前求過後用雨浴衣學處第二十八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如佛所言苾芻應求雨浴衣時六衆苾芻預前求覓過後而用事務繁雜妨廢正修少欲苾芻遂生嫌賤云何汝等故違佛言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乃至告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春殘一月在應求雨浴衣齊後半月來應

持用若苾芻未至春殘一月求雨浴衣至後半月仍持用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若復更有如是流類春殘一月者謂去安居有一月在卽是從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應求雨浴衣者謂洗浴物齊後半月來應持用者指用分齊謂有半月在當作隨意事謂從八月一日已去若苾芻未至春殘一月便預求雨浴衣至後半月尚持用者得罪同前捨悔法式廣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欲作前安居卽於春殘一月求雨浴衣若苾芻欲作後安居者便作是念彼

尚求衣我何不求若求得者犯捨墮罪若苾芻作後安居彼持雨浴衣至八月盡仍尚持衣若前安居人作如是念彼尚持衣至八月盡我何不持若持者得捨墮罪若苾芻各依自夏求衣持衣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迴衆物入已學處第二十九

爾時佛在釋迦處販筆人聚落爾時有一長者自起信心深生愛敬造一住處施與別人聖者羅怛羅時羅怛羅於此寺中時時住止因有緣務須往室羅伐城是時長者聞具壽羅怛羅捨其住處執持衣鉢往

室羅伐城時彼長者見寺空虛卽便以寺捨入僧伽時具壽羅怛羅事緣旣了卽便還來詣舊住處聞說長者以其住處施與僧伽羅怛羅聞斯事已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住卽以上緣具白世尊我今欲如之何于時世尊告羅怛羅曰汝今可詣長者之處作如是語長者豈於我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賤耶時羅怛羅承佛敎已卽便往詣長者之處作如是語長者豈於我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賤耶是時長者卽便禮足作如是語我實不於聖者之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起嫌賤心時羅怛羅呪願長者

無病長壽卽便捨去還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住白佛言世尊我承敎至長者所告言長者豈於我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賤耶長者答我云聖者我實不於聖者之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賤心于時具壽阿難陀在於佛後執扇扇佛世尊卽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往販韋人聚落告諸苾芻悉令集在常食堂中時具壽阿難陀奉命而去具宣佛敎彼苾芻衆皆令集在常食堂中已還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彼聚落中諸苾芻衆我奉佛敎皆已集在常食堂中惟願知之爾時世尊詣彼堂

中於所設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曰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一別人後時復廻此物施一別人此則施者非法受者亦非法名不淨受用如是若更廻與二人或與三人或與僧伽斯等皆名施不如法受不如法不淨受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二別人後時復廻此物施一別人此則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如是若更廻與二人三人或與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三別人後時復廻此物施一二三人或與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

用皆是不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與僧伽後時復廻此物施與一二三人與餘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汝等苾芻若其僧伽破爲二部先施此部復將此物廻與彼部乃至皆是不淨受用汝等苾芻若施一人不廻與一人施者受者皆名如法所有受用皆名清淨如是若施二人三人僧伽此部更不廻與餘者乃至受用皆名清淨如上廣說汝等苾芻前是施後非施汝等苾芻地屬於王物屬於主所有衣鉢等物應屬苾芻施主所有施寺等物若有破落應自修補不應持此廻施餘人

經
相續論卷之二十
二
汝等苾芻應與羅怛羅先所住處時諸苾芻既奉佛
教卽便授與羅怛羅先時住處此是緣起然佛世尊
尚未制戒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一乞食比丘與
一長者受三歸依并五學處後於異時復爲長者讚
說七種有事福業長者白言聖者我今隨力欲作少
多有事福業苾芻問曰欲作何事白言我欲供佛及
僧苾芻報曰頗有少許衣物施不白言聖者我是貧
人但有一雙白氎聖者可爲我往稱我名號請佛及
僧明日垂慈來我舍食時乞食苾芻便往園中見諸

苾芻並皆詳集時乞食苾芻稱長者名請佛及僧明
當就舍受其供食時諸苾芻共相謂曰此乞食人今
於俗家成教化者時有問曰彼長者家爲有施物爲
無施物報言彼是貧人有一雙氎欲持奉施時鄔波
難陀聞已作是念彼人請佛及僧以一雙氎擬將奉
施彼必定是貴價之衣我若不能奪此衣者我更不
名鄔波難陀矣作是念已卽於其夜辛苦至明旣天
曉已卽便著衣持鉢到長者所見彼長者備辦飲食
問言長者欲作何事報言我今具膳供佛及僧鄔波
難陀報言長者如佛善說若有衆生於日初分以身

語心修諸善業當知是人名初分善若有衆生於日中時以身語心修諸善業當知是人名中分善若有衆生於日暮時以身語心修諸善業當知是人名後分善仁今獲得三業初善由供佛僧自手營辦長者頗有多少施耶答言我家貧薄但有一雙白氎報言長者暫可將來我觀其狀時彼長者即便取衣報言長者新物善哉然而長者有捨施福無受用福何以故佛之徒衆有千二百五十人得汝一衣更待獲得千二百四十九衣已方可共分汝今此衣於笊竿上而取銷盡又如佛說若時僧伽得少食利如小樹葉

平等行之若得少衣應爲燈炷平等共分長者汝所施衣若共分張形狀如是有受用之福利耶長者報曰聖者我今作何方便令得施福及受用福鄔波難陀報長者曰汝若能於釋種之中有出家者明閑三藏爲大法師善能敷演辯才無礙汝將此衣持施彼者便能具足惠施之福及受用福長者報言聖者何處得有如此福田我當奉施鄔波難陀曰我卽其人是時長者便禮其足以衣授與報言聖者願慈愍故爲受此衣鄔波難陀報言長者汝雖解施未體其儀當待片時佛僧食訖持此白氎在上座前告大衆

言隨喜然後當施於我長者報曰我如是作時彼長者即便灑拭庭宇敷以座席布列香華門安水器卽令使者命佛及僧白言時至爾時世尊及苾芻僧伽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徃長者家依次而坐時彼長者見衆坐已便以種種香美飲食自手供奉佛及大衆旣飽食已長者即便持其白氎於大衆前口唱隨喜施與鄔波難陀爾時世尊自爲呪願已從座起去便卽歸寺時藏衣苾芻告授事人曰可於鄔波難陀處索取白氎授事徃索告言大德今日施物可與我來鄔波難陀答言具壽汝爲持氎至寺還我來耶報言

不還鄔波難陀曰何意不還彼便答曰是大衆物鄔波難陀告言具壽汝之衣鉢何故不與將我衣鉢持施僧伽我不與汝彼乞食苾芻在長者家告長者曰仁今何意此處雷鳴彼處下雨長者答言聖者我有何過苾芻報曰汝先以氎擬施衆僧何因食訖迴與鄔波難陀長者答曰我欲如何大德鄔波難陀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汝有施福無受用福何以故佛之徒衆有千二百五十人得汝一衣更待獲得一千二百四十九衣已方可共分汝今此衣於笊竿上而取銷盡并陳佛說均分衣食如小葉燈炷乃至廣說求好

大德當施此衣我卽其人宜唱隨喜當施我覲我聞此說如言便與豈有過耶時乞食苾芻聞此語已便往寺內餘苾芻見告曰汝乞食人長時教化得一施主彼便此處震雷別處下雨乞食者告曰我與長者俱有何過然有一人往至其家報長者云汝有施福無受用福廣說如上乃至唱隨喜已當施於我時彼長者隨言而作我及於彼何有過耶時有少欲苾芻聞此語已極生嫌賤云何苾芻知他施僧物自迴入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卽以此緣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曰汝實迴僧物用入已耶白言實爾乃至廣說我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與衆物自迴入已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若更有斯類知者或自知或因他告僧伽者謂佛聲聞衆物者有二種物謂食利物衣利物此處所言謂是衣利迴者物定屬他化將入已泥薩祇波逸底迦捨悔法式廣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屬一苾芻物自迴入已迴時得惡作得便捨墮如是乃至知屬二人三人或屬僧伽自迴入已得罪同前若苾芻知屬一苾芻物迴

與他一人迴時得惡作得時亦惡作如是乃至知屬一人迴與二人三人或迴與僧伽自迴入已得罪同前若苾芻知屬僧伽物迴與一人迴時得惡作得時亦惡作如是乃至知屬僧伽迴與二人三人迴時惡作得時亦惡作若苾芻知屬一僧伽物迴與餘僧伽迴時惡作得時亦惡作若知與苾芻僧伽迴與苾芻尼僧伽知與苾芻尼僧伽迴與苾芻僧伽知與二部僧伽迴與二部僧伽若知苾芻僧伽物迴與二部僧伽知與苾芻尼僧伽物迴與二部僧伽若其僧伽破爲二部知與此

部迴與彼部或知與此寺迴與彼寺知與此房迴與彼房知與此廊迴與彼廊或於房廊更互迴與或與此柱間迴與彼柱間或柱間物迴與門處或以門物迴與閣上如是廣說乃至展轉相迴皆得惡作若苾芻知與此佛像物迴與餘佛像若知與此窣覩波物迴與餘窣覩波若知與蹋道初墜迴與第二等或迴與塔身或與簷級或此畔物迴與餘畔或迴與覆鉢或迴與方臺輪相初級乃至寶鉢法輪立柱或復從此迴至下基如上迴互皆得惡作罪若王力使迴者皆無犯若與此貧人物迴與彼貧人得惡作罪若覓

不得者迴與無犯若苾芻與此傍生食迴與彼傍生
得惡作罪若覓不得迴與無犯若擬與傍生物迴將
與人擬與人物迴與傍生得惡作罪若與出家物迴
與俗人或復翻此得惡作罪若覓不得者無犯如是
女男半擇迦苾芻尼及下三衆若多若少與此彼更
相迴互准前應說若覓不得雖違本心與餘無犯又
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服過七日藥學處第三十

爾時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爾時具壽畢隣陀子弟
子門人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細末相雜

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塗糝在一處不知應捨不捨
時與非時任情取食諸有少欲苾芻見是事已起嫌
賤心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
與飲食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塗糝在一處捨
與不捨亦復不知時與非時任情取食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廣說乃至問
畢陵陀子弟子門人汝等實爾所有諸藥自觸令他
觸或與飲食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塗糝在一
處捨與不捨亦復不知時與非時任情取食耶白佛
言實爾大德于時世尊以種種訶責多欲不足難養

難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知量而受修杜多行
告諸苾芻曰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爲諸弟子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如世尊說聽諸病苾芻所有諸藥隨意服食謂酥油
糖蜜於七日中應自守持觸宿而服若苾芻過七日
服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如世尊者謂如來應正等覺說者有所曉示也病苾
芻者謂此法中苾芻身嬰疾病所有諸藥隨樂服食
者謂與病狀相宜清淨堪食酥者謂諸酥油謂諸油
糖謂沙糖蜜謂蜂蜜於七日者謂七日夜自守持之

觸宿而食者謂得自取而食過七日者謂越限齊也
泥薩祇波逸底迦者此物應捨其罪應說悔故名泥
薩祇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
得藥此藥卽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可捨或與餘
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八日明相出時得泥薩
祇波逸底迦若苾芻一日不得藥二日得三日不得
乃至七日得此藥卽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可捨
或與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八日明相出時得
捨墮罪若苾芻一日得藥二日亦得於七日內此初
日藥應守持二日藥或捨或與餘人或第二日藥自

作守持初日藥或捨或與餘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如於一日二日相對作法如是二日三日乃至六七日相對作法餘如上法若苾芻月一日得衆多藥此藥卽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捨或與人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如於一日如是乃至七日得衆多藥此藥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捨或與人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一日得衆多藥二日亦得衆多藥此初日藥於七日內應守持二日藥或捨或與

人或第二日藥自作守持初日藥或捨或與人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一日不得衆多藥二日亦不得衆多藥乃至第六第七日方得衆多藥第六日藥於七日內應守持第七日藥或捨與人不捨不與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細末相觸或更互相和或同類相雜糅在一處不能分別者此藥卽應與寺家淨人或施求寂若復苾芻於此諸藥不自觸不令他觸不與飲食細末相觸亦不更互相和亦不同類相染亦不糅在一處捨與不

捨時與非時能善分別於七日內自爲守持自取服食應如是守持應在午前當淨洗手受取其藥一同梵行者作如是說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有此病緣清淨醫藥我今守持於七日內自服及同梵行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已服一日卽告同梵行者云我此病藥已服一日餘有六日在我當服之如是乃至七日皆應告知若滿七日已尚有餘藥應捨與淨人或與求寂若不捨者至第八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若苾芻有捨墮藥不捨與人不爲間隔罪不說悔若更得餘藥悉犯捨墮由前涂故若苾芻犯捨墮藥雖

已捨訖未爲間隔罪未說悔若更得餘藥皆犯捨墮由前涂故若苾芻犯捨墮藥雖已捨訖已爲間隔罪未說悔若更得餘藥皆犯捨墮若苾芻藥犯捨墮未爲三事若更得餘衣鉢網絡腰條但是沙門所畜資具活命之物若受畜者皆犯捨墮由前涂故若苾芻犯捨墮藥已捨已爲間隔罪已說悔更得餘藥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諸大德我已說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如是三說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四

音釋

梯陞

梯土鷄切木階也陞都鄧切登陞之道也華茷華卑吉切茷北末切澡漱澡子

蘇奏

蘇切洗滌也漱蘇切澆口也臻湊臻側說切至也轂轂古候切取

條

吐切繩也蒜蘇貫切蚊虻蚊無分切虻莫耕切蛇

蠍

蛇翕遮切蠍許笱竿笱下浪切竿古級居立切

糝

糝女救切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四計字七
千六百八十九個該銀三兩四錢六分一厘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顯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九十波逸底迦法

總攝頌曰

故妄及種子 不差并數餐 蟲水命伴行

傍生賊徒食

初別攝頌曰

妄毀及離間 發舉說同聲 說罪得上人

隨親輒輕毀

故妄語學處第一

爾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爾時具壽
羅怛羅於此城側溫泉林住時有衆多敬信婆羅門
居士等來詣其所問言大德世尊今者住在何處若
佛世尊在竹林中時羅怛羅即便報云在鷲峯山若
在鷲峯山報云在竹林中若在畢鉢羅窟報云西尼
迦窟若在西尼迦窟報云在畢鉢羅窟時彼諸人欲
求禮佛不能得見身體疲倦極生勞苦詣羅怛羅處
時羅怛羅問諸人曰仁等得見世尊不答言不見諸
人報云聖者何因故惱我等答言實爾我故相惱時
彼諸人各生嫌賤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聞

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還
至本處飯食訖於食後時即便往詣溫泉林所羅怛
羅住處時羅怛羅遙見佛來爲佛敷座卽安置餅水
并洗足器洗足手已往迎世尊收取上衣白言善來
世尊願於此坐佛便就座坐已卽取餅水自洗雙足
於洗足器傾去多水餘留少許告羅怛羅曰汝見器
中留少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怛羅若
苾芻故以妄語無有慙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
之人說爲乏少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器中少水總瀉
于地告羅怛羅曰汝見少水盡棄于地不白佛言大

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怛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
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爲棄盡沙門之
法世尊復以其器傾側至地告羅怛羅曰汝見此器
傾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怛羅若苾芻
故心妄語無有慙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
說爲傾側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其器覆之于地告羅
怛羅曰汝見此器覆在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
佛言羅怛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恥亦無追悔
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爲傾覆沙門之法復次羅怛
羅如醉象王有大力勢牙如車軸肥壯勇猛善能鬪

戰往戰場中其他戰時四足兩牙尾及脊脇悉皆作
用惟有其鼻卷而不出羅怛羅此象爲護命故不用
其鼻以摧彼軍象師卽念此之象王護惜身命羅怛
羅若彼象王共鬪之時出鼻戰者是時象師卽知此
象不悌軀命自軍他軍遇便殘害無惡不作如是羅
怛羅若復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恥亦無追悔我說
是人無惡不造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若人違實法 故作虛誑語 乃至命終來
無惡而不造 寧吞熱鐵丸 猶如猛火燄
不以破戒口 噉他信心食

爾時世尊復告羅怛羅曰於汝意云何何意世人手
執明鏡羅怛羅白佛言世尊彼執鏡者爲觀已而善
惡之相佛告羅怛羅如是如是汝之所有身業造作
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今欲起如是身業此之身業
爲害自身并害他身是不善事是苦惡業能於未來
受苦異熟耶爲不害自身并不害他是勝善事是安
樂業能於未來感樂異熟耶羅怛羅若汝作此觀察
之時卽能了知此之身業我今欲作能損自他是不
善事是苦惡業能於未來受苦異熟此之身業應當
檢攝卽不應作羅怛羅若汝作此觀察之時卽能了

知此之身業我今欲作能益自他是勝善事是安隱
業能於未來感樂異熟此之身業應當發起修其善
事復次佛告羅怛羅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
善自觀察我今正作如是身業此之身業能害自他
當受苦報卽不應作若益自他當受樂報便應修學
復次佛告羅怛羅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
自觀察我曾已作如是身業此之身業能害自他當
受苦報所有罪業應對佛前至誠懇惻說所作罪或
於清淨同梵行者前說其愆咎發露說悔將來禁戒
更不重犯若作善業能益自他當受樂報應發歡喜

心於日夜中慶其所作勿爲放逸羅怛羅如於身業
欲作正作已作三時觀察當知語業意業亦復如是
羅怛羅當知過去未來及以現在所有行業皆由意
生應數觀察棄捨惡念常起善心羅怛羅若有沙門
婆羅門等於身語意業現起之時應善觀察令極清
淨常多修習相應而住羅怛羅如於現在觀察三業
令極清淨相應而住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故汝今
於三業中恒善觀察令極清淨相應而住勿爲放逸
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羅怛汝當知 常觀察三業 不令造衆惡

是順諸佛敎 此是聲聞業 汝今應可修

修習此行時 長善息諸惡

爾時世尊爲羅怛羅示敎利喜說是法已時羅怛羅
禮佛雙足歡喜奉行于時世尊從座而去此是緣起
尚未制戒佛在逝多林爾時法手苾芻是釋迦子於
此而住善能言說降伏他論于時中國有一摩納縛
迦爲求學故往詣南方事廣如前第四波羅市迦劫
比羅因緣中具說時摩納縛迦所事師主是南方婆
羅門博通諸論與摩納縛迦及諸弟子漸次遊行經
諸城邑遂到室羅伐城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爲衆

之首聞有南方大論師至告諸學徒曰汝等知不有婆羅門是南方大論師今來至此欲求敵論若彼論師於諸論中而立義者汝等各隨其智共相酬對若能破彼斯曰善哉若不能者宜當引彼往釋子中令與論議若其論師能破釋子此卽是我婆羅門勝若其釋子伏得彼者斯亦是我婆羅門勝何以故能令八方震大名稱云南方有一大婆羅門善解四明妙通八術來求激論至室羅伐城城中有人能摧彼論我等諸人亦非墮負時彼論師於晨朝時以衣裹腹手執炬火入室羅伐城時彼城中婆羅門子問言大

師何故以衣裹腹論師報曰所受學業滿我腹中恐其破裂故以衣裹又問何因於白日中手執炬火論師報曰我見諸人愚癡闇昧今輝智炬令使開明論師卽便共彼學徒更相問難有激論處人咸杜口城中學士悉皆受屈諸人白言大師何故欲自朋耶論師報曰豈可於此更有他朋也諸人云有論師曰彼是何人報曰是沙門釋子近曰方興於四姓中獨稱尊勝多聞辯說人所共知師令可往共彼言論問曰彼居何處報言在此城中逝多林內問曰於彼衆中誰爲第一激論之主報曰彼皆博識聰敏詞辯分明

作是語時法手苾芻遇有他緣因屈其所諸人見來告論師曰大師今可且置諸餘沙門釋子宜應可共此法手苾芻以申論難論師即便正視苾芻告諸人曰略觀此相定是論主卽往就之告言苾芻我於先師頗曾少學欲共仁者聊叙論端苾芻報曰斯誠大善我比有心欲求論難何當遇敵得盡虛懷仁旣遠來深適吾願隨意當作論師問曰何日對談苾芻報曰明日可作欲在何處於某華園共作期已捨之而去時彼論師旣共期已卽於此夜研覈兩宗預設科條討尋微斥思惟不睡迄至天明時法手苾芻作如

是念我若破得此論師者亦未能免巡百家門食方滿腹若婆羅門儻摧我者我之所有名稱華冠悉皆隱沒時婆羅門卽於晨旦趣彼華園佇望苾芻欲其來至然而法手不赴前期久待不來遂還城內是時法手斟酌過期便入城中次行乞食彼婆羅門見而問曰苾芻何故不赴華園報曰何處華園婆羅門曰仁豈不憶昨日共期云於其處將興往復法手報曰我忘其事婆羅門作是念我於通夜思構論端苾芻乃云我不曾憶復作是念然此苾芻無過二種一是情識愚忤二是才辯過人復報之曰明日赴期報云

如是彼婆羅門明至期時便赴園內淹留相待還復不來企望躊躇覆歸城邑是時法手知過期已入城乞食彼婆羅門見而復問苾芻何故還不赴期法手報曰我豈風病耶豈惟論議一事更無餘業然我每於晨旦承事大師所未聞法敬心聽受門徒之輩復自教詔還往貴人逢迎說法婆羅門曰苾芻不應故心妄語答曰我實如是由此法手苾芻共他論者許期往赴而故妄言令彼論師屢勞往返諸外道輩聞斯事已各生嫌賤君等應知釋子沙門故心妄語共他論者結契園中故作虛言令彼論者空勞往返諸

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法手曰汝實作如是故妄語事共他期契故心不往耶答言實爾世尊爾時種種訶責乃至我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故妄語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法手義如上說故者謂是故心了知其事妄語者有九種妄語八七六五四三二種差別不同云何九種妄語謂以無根他勝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色訖里多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而作妄語云何八種妄語謂以無根他

勝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色訖里多以無根見聞疑破正命云何七種妄語謂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正以無根見聞疑云何六種妄語若苾芻欲作妄語生如是念我當妄語正妄語時作如是念我正妄語若妄語竟作如是念我已妄語以無根見聞疑云何五種妄語謂以無根五部罪而作妄語云何四種妄語謂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云何三種妄語謂以無根見聞疑又有三種妄語作如是念我當妄語我正妄語我已妄語云何二種妄語謂我正妄語我已妄語無有一種成妄語者復有五

種妄語何者是耶自有妄語謂得波羅市迦有得僧伽伐尸沙有得牽吐羅底也有得波逸底迦有得突色訖里多云何妄語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實不得上人法自稱言得此之妄語得波羅市迦云何妄語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知彼苾芻清淨無犯而無根他勝法謗此之妄語得僧伽伐尸沙云何妄語得牽吐羅底也若苾芻在僧衆中故心妄語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此之妄語得牽吐羅底也云何妄語得突色訖里多云若苾芻半月半月作褒灑陀誦戒經時彼問清淨不而實不清淨自知有犯作

覆藏心默然而住此之妄語得突色訖里多除向所
說四種妄語諸餘妄語悉得波逸底迦波逸底迦者
是燒煮墮落義謂犯罪者墮在地獄傍生餓鬼惡道
之中受燒煮苦又此罪若不殷勤說除便能障礙所
有善法此有說義故名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
何因攝頌曰

若實不見聞 不覺不知想 及疑而異說

是妄語應知

若苾芻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作如是想如是忍可便
云我見我聞我覺我知如是說時語語皆得波逸底

迦罪若苾芻曾見聞覺知而忘其事作如是想如是
忍可不憶其事而云不忘語語皆得波逸底迦罪若
實見聞覺知後遂生疑彼作此想如是忍可言於見
等無有疑心語語說時皆得波逸底迦若實不見聞
覺知有見等想彼作此解後言我實有見等語語說
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見而有聞覺知彼作此想如是
忍可後言我見無有聞等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
不聞而有見覺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聞無
見覺知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覺而有見聞知
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覺無見聞知語語說時

皆得本罪若實不知而有見聞覺作如是想如是忍
可後言我知無見聞覺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見
而忘聞覺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忘聞覺知
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聞而忘見覺知不
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忘見覺知亦不忘語語說
時皆得本罪若實覺而忘見聞知不忘彼作此想後
言我覺不忘見聞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
實知而忘見聞覺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忘見
聞覺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見而疑聞覺
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疑聞覺知疑語語說

時皆得本罪若實聞而疑見覺知不疑彼作此想後
言我聞不疑見覺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覺
而疑見聞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疑見聞知
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知而疑見聞覺不疑彼
作此想後言我知不疑見聞覺疑語語說時皆得本
罪若實不見而作不見想有聞覺知作聞覺知想彼
作此想後言我見不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不聞
作不聞想有見覺知作見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
聞不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不覺作不覺想有見
聞知作見聞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見聞知說

時得本罪若實不知作不知想有見聞覺想彼作此
想後言我知不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
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見
聞覺知而不忘其事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
忘其事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而無疑心彼作
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有疑心說時得本罪若實
見聞覺知有見聞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
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不聞覺知彼作此想後言
我不見然有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聞不見覺知
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聞然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

覺不見聞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覺然見聞知說時
得本罪若實知不見聞覺彼作此想後言我不知然
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不忘聞覺知忘彼作此
想後言我見而忘聞覺知不忘說時得本罪若實聞
不忘見覺知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聞而忘見覺知不
忘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忘見聞知忘彼作此想後
言我覺而忘見聞知不忘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忘
見聞覺忘彼作此想後言我知而忘見聞覺不忘說
時得本罪若實見不疑聞覺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
我見有疑聞覺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聞不疑見

覺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聞有疑見覺知不疑說
時得本罪若實覺不疑見聞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
我覺有疑見聞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疑見
聞覺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知有疑見聞覺不疑說
時得本罪若實見作見想不聞不覺不知作不聞不
覺不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然有聞覺知說時
得本罪若實聞想不見覺知作不見覺知想彼作此
想後言我不聞然有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作
覺想不見聞知作不見聞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
覺然有見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作知想不見聞

覺作不見聞覺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知然有見聞
覺說時得本罪若苾芻凡所有語違心而說皆得波
逸底迦罪若不違心而說者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毀訾語學處第二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
於諸苾芻作毀訾語云眇目孿臂背偃侏儒太長太
麤聾盲瘡痂拐行腫腳禿臂大頭哆脣齟齬是時六
衆苾芻作如是等毀訾語時諸苾芻聞已慙赧憂愁
不樂讀誦思惟悉皆廢缺懷憂而住時有少欲苾芻

見其事已成生嫌賤作輕毀言云何苾芻於苾芻處而作毀訾云眇目等如上所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乃至問六衆曰汝等實作毀訾之語惱諸苾芻云眇目等耶六衆答曰實爾大德世尊即便種種訶責廣說如上乃至此非沙門所應作事所以者何汝等當聽徃古世時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歡愛同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長者單身躬爲耕墾時有居士之子父母俱喪常於林野販樵爲業時居士子持其樵擔來至耕處田頭樹下棄擔息肩見彼長者躬自耕作就而問曰阿

舅何故衰年自營辛苦應居村落翻在田疇報言善來外甥我無兄弟復無子息不自躬耕衣食寧濟彼便報曰阿舅我且代耕仁當暫息即便執犁代其耕作遂至日午家中食來喚言外甥可來共食亦旣食已報言阿舅宜可還家然我未知舅之宅處至日晡後當出村外路首相迎長者聞已即便歸舍時居士子耕至日晚牛放青犊躬持草擔并取柴束驅畜而歸至彼村隅長者迎見遂即相將到其宅所時居士子掃除廡布以乾土并設火煙多與牛草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由此兒今受安樂我之小女當與爲

妻令其食已報云外甥當住於此勤修家業此之小女授汝爲妻報言甚善卽依處分營作生業時彼長者家有二牛每令驅使大者爲性調善小者稟識貪餐雖復拘制犯暴是常童子發憤放石遙打折其一角因卽立號名爲禿角後於他日尚犯田苗同前不止便放鎌斫遂截其尾因卽名爲禿尾禿角後於異時居士子告長者言阿舅先所許親幸可作之爾時長者言好便告妻曰賢首衣服瓔珞當可辦之小女不久欲爲婚娶妻便問曰曾未與人如何辦具長者報曰吾已與人妻曰是誰報此居士子妻曰此人宗

族本不委知如白胡椒莫了生處如何以女輒爲婚戚凡婚姻者親屬還往飲噉追呼氏族相應我方與女報其妻曰賢首此居士子自至我家由斯代勞得受安樂此若無者還嬰辛苦不免躬耕妻報夫曰我實不能將所愛女與客作人世間之人多用妻語是時長者便作是念我若報云不與女者作人今日便捨我去我還不免自執耕犁今且宜應詭設方便勿令卽去時彼作人復於異時告長者曰家長宜應作婚姻事長者報曰外甥我之親族其數寬廣聚集之時多須飲食宜待秋熟稻穀收成旣收穀已復告成

婚報言外甥事須沙糖宜待甘蔗收已復告成婚報
言外甥餅麵是資當待麥熟既收麥已復告成婚報
言外甥陳稻將盡可待新秔時居士子見作推延遂
生此念無容田實總一時成看此事由便成誑我我
今宜可往告衆人若不與者經官取定便對衆人告
云阿舅可作婚姻諸人聞已告長者曰許言已久何
不爲婚是時長者怒而告曰諸君當知此是我舍客
作之人我以何緣與女婚娶諸人皆然時居士子便
作是念我不得錢復不得婦虛淹歲月靡見成功我
今宜可損害其人方隨意去便將二牛半日驅使多

與杖捶繫之枯樹曝以烈日方欲言歸近劫初時畜
解人語其牛既遭苦楚大牛便告居士子曰咄男子
汝先於我共相愛念恩同父母知我劬勞何故今時
多行杖楚繫之枯樹曝以烈日棄我還家我於汝處
有何愆過男子報曰汝無有咎然汝曹主於我有過
牛曰彼有何過男子報曰先許我女今者違信牛曰
何不經官男子報曰爲無證人牛便報曰我等爲汝
而作證人男子曰爲作人語爲作牛音牛曰不作人
語我當現相令人表知汝當爲盟令人表信汝當引
我爲證令人表知牽我兩牛繫於廠內莫與水草滿

七日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我令出乃至傍人來
觀信驗我等噤口不噉水草我現相貌令王大臣信
汝言實我當飲噉是時男子聞是計已即便俱解放
茂草中自詣王所致敬白王大王某村長者許女爲
婚使役多年今乃翻悔王喚長者問其虛實長者白
云我實不許王問男子汝有證不曰王言有王曰爲
人爲非人白言非人王曰是何白言是牛王曰爲作
人語爲餘語耶白言不作人語王曰如何成證白言
彼有實信令人表知其牛於七日中繫在廠內莫與
水草滿七日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牛令出我引

爲證必有奇相乃至大王未信已來牛終不食此若
虛者我當死罪王命臣曰當依此言看其證驗大臣
奉教便取二牛繫之廠內不與水草時秃尾秃角報
大牛曰豈期顛倒惟獨我等日出西方幽閉廠中不
聞水草大牛報曰豈非我許居士子爲作保證於七
日中自餓而住乃至王未信來不食水草秃尾秃角
報大牛曰若放我者逢石尚噉況水草耶大牛報曰
此居士子愛念我等事同父母豈得違信誤彼人耶
秃尾秃角曰雖實愛念恩同二親然常喚我爲秃尾
秃角我聞喚時卽欲以角決破其腹大牛聞已默爾

而住彼居士子時復來看問其牛曰得安隱不大牛
報曰我且安隱汝不安隱居士子曰何意如此大牛
曰此秃尾秃角作如是言若放我者逢石尚噉況水
草乎居士子曰若如是者我於今夜當急逃走對王
爲証命在須臾大牛報曰汝不須走當與秃尾秃角
穿鼻安繩其糾促繫我角放出之日若彼違信食水
草時我以雙角舉鼻令上汝卽報言今此二牛告第
五護世世人共許有五種擁護者謂地水火風日時
居士子遂與穿鼻秃尾秃角報大牛曰仁當觀此苦
虐於我大牛曰與著嬰珞何苦之有便以拘糾繫大

者頭至七日已王及諸臣親共觀視多水草田放二
牛出秃尾秃角旣見水草卽便欲食是時大牛遂以
雙角舉小牛鼻向日而望王問臣曰何意二牛向日
而望時有智臣曰言大王今此二牛意欲啓王說如
是事非直我二爲證亦兼告彼第五護世明明白日
助我證知王見是事極生希有報諸臣曰畜生無知
尚能爲人而作保證事旣非虛宜以彼女共爲婚戚
便放二牛俱食水草時居士子旣得勝已娶女爲妻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在傍生趣聞毀訾言尚懷害
念況復於人是故苾芻不應惡語毀訾他人此是緣

起猶未制戒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作毀訾語時於
現在世所作事業不能成就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
一村中有長者住以行車爲業彼有二牝牛一名歡
喜二名美味於陽春時各生一子毛色斑駁旣漸長
大歡喜之子其角廣長美味之兒頭禿無角是時長
者爲其立字一名歡喜長角二名美味禿頭及其壯
盛俱有氣力後於異時諸行車人各因飲牛共集池
所作如是言誰牛最勝各云我牛勝長者答云我牛
極勝諸人報曰何以得知汝牛極勝長者曰可於峻
坂令牽重車共立明言賭金錢五百作是要已便將

已牛放峻坂處牽其重車時彼長者便喚牛曰歡喜
長角宜可疾牽美味禿頭亦當急挽時禿頭牛聞毀
訾語卽便却住不肯挽車長者大怒便以麤杖而拷
楚之餘人報曰汝今豈欲殺此牛耶旣其不如宜當
放却是時長者便輸五百金錢極大忿怒於其二牛
多與杖捶繫之枯樹畜解人語已如上說是時二牛
告長者曰仁先養我事同父母我有何過遂行楚毒
長者報曰今由汝故罰我五百金錢歡喜長角報長
者曰由汝口過自罰金錢我等何咎長者曰我口何
過牛便報曰何故對衆人前毀辱於我不言好稱喚

作禿頭若言好名不毀訾我者更於峻坂牽倍重載
共立明要倍賭金錢一千長者報曰汝今更欲倍罰
我耶牛曰勿毀訾我定當盡力後於異時各因飲牛
事如前說長者答云我牛極勝諸人報曰豈汝今時
更求重罰長者報言設更罰我君等何失宜於峻坂
倍駕重車賭金錢一千明爲要契卽如言契以牛牽
車令上峻坂便喚牛曰歡喜且可急牽美味當須疾
挽二牛聞已便生喜悅盡力牽車令至平地旣其得
勝便獲金錢一千時有天神於虛空中說伽陀曰
雖有極重載 居在峻坂下 二牛心若喜

能牽出此車 若陳順意語 二牛聞慶悅
牽車出不難 主獲千金賞 是故常愛語
勿作逆耳言 若出愛語時 無罪常安樂
佛告諸苾芻彼傍生類聞毀訾時尚能爲王作無利
益何況於人是故苾芻不應於他作毀訾語爾時世
尊種種訶責諸苾芻已廣說如前我今爲諸弟子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毀訾語故波逸底迦苾
芻義如上毀訾語者謂於他人爲毀辱事出言彰表
他領解時得波逸底迦罪廣說如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五

音釋

鐸

徒各切

窟

苦骨切

敵

以芮切

深

覈

下隔切

棼

尺尹切

偃

無知貌

躊躇

躊直由切

躊

豫也

直

寧

甕

寧呂切

覈

彼益切

跛也

偃

委羽

侏

毋輸切

短也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聾

カノ
廿三